

新语林·—no. 1 (民国23年[1934]7月)~[?]. —上
海: 光华书局[发行者], 民国23年[1934]~[?].

; 26cm.

半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no. 6 (1934. 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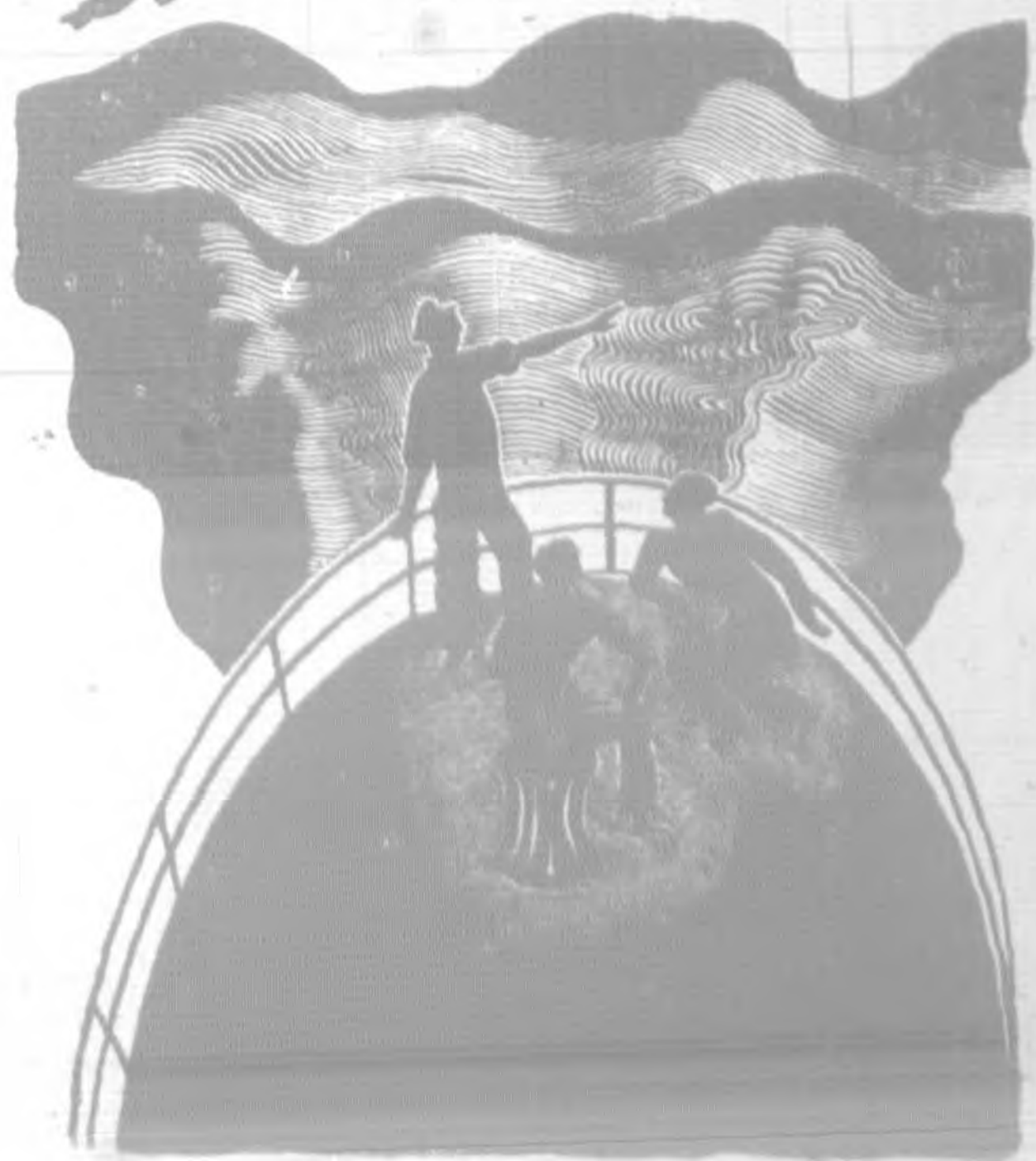
8 - AUG 1934

訂 閱

本刊業已呈請登記

新語林

創 半
刊 月
號 刊



光華書局經售外版書籍

中國新文學源流	現代中國女作家論	近代文藝思潮	文藝批評集	戲劇論文集	近代散文鈔 上下册	小品文精選	唐人小說	唐代女詩人	李長吉評傳	詞曲史	藝術社會學	現代世界文學大綱	歐洲文學史綱	中國文學論集
周作人講 實價五角	野艸 實價四角半	孫席珍著 實價五角	錢杏邨著 實價一元	藝術劇社編 實價七角	沈啟元編 實價二元二角	陸晶清著 實價三角半	汪辟疆編 實價一元五角	陸晶清著 實價四角半	王禮錫著 實價五角	王易著 實價二元	胡秋原譯 實價一元四角	張我軍譯 實價七角半	金石聲編 實價一元	汪馥泉譯 實價五角半
歸雁	雲鷗情書集	素箋	低訴	病院中	愛的巡禮	寡婦的心	寒夜集	稚登	市聲	采菲錄	婦心三部曲	靜靜的頓河	敗北	一個婦人的供狀
盧隱女士著 實價六角	盧隱女士著 實價五角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五角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三角	程碧冰著 實價八角	朱雲影著 實價三角半	劉衡靜著 實價五角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	臧公著 實價一元	王禮錫著 實價六角	靈犀編 實價一元五角	施蟄存譯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一元	沈端先譯 實價五角半	周樂山著 實價六角

◀ 凡向本局購者一概免收郵費 ▶

光華書局最近新書

小品文三講 (光華小文庫)

馮三味著 實價一角五分

隨着小品文的風行，小品文作法一類書籍也大量地出現了。本書是著者前為本局新學生雜誌而作，內容精善，以少許勝人多許。研究小品文者，讀之獲益匪淺。

北歐神話 (光華小文庫)

汪馥泉譯 實價一角五分

神話為治文學者所必修。希臘羅馬之神話，國內知之者已衆。但北歐神話，因民族歷史不同，自成系統。本書係根據日文本譯出，故事趣味濃郁，譯筆清暢流利，曾刊載本局新學生雜誌，流傳未廣，特為重印，以饜讀者。

兒童讀物二種

愛國劇本 愛國詩歌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本書包含劇本五

個，題材均採自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及義勇軍活動情形。注重於民族意識之喚起，愛國精神之培養。篇幅長短適宜，極合小學生表演之用。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以培養民族意識

為前提而選輯古今詩歌若干首，加以極詳細之註解。採作小學生之國語補助課本或課外讀物，最為適宜。即成人讀之，亦可激發愛國思想。

法西斯蒂小叢書

法西斯主義之檢討

夏含華著 實價一角五分

法西斯主義近頃風靡全世界，然其利弊究竟若何，一般人尚多茫然。此書以極經濟之文字加以檢討，使讀者不至作盲目之景從或反對。

新語林

半刊月 創刊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五日

雜感

隔膜.....杜德機

辨微論.....周木齋

黃金與神仙.....周木齋

蒼蠅與宇宙.....楚容

雜談讀書.....風子

懲誇.....陳子展

原貧.....陳子展

賣嘴不賣身(畫).....程柳桑

論文

說個人筆調.....林語堂

大眾語的建設問題.....任白戈

小說·散記

返唐山.....艾蕪 (一六)

沒有父親的兒子.....魏猛克 (一三)

川行回憶記.....劉明 (一四)

詩

平頂山.....芝崗 (一五)

隨筆

關於春瘡.....魏驪 (一八)

大富之家.....樊仲雲 (一九)

想到體育.....徐訐 (二〇)

書評·序跋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曹聚仁 (二七)

關於沙汀作品底考察.....陳君治 (二八)

「遠慮絮語」序.....陳子展 (二四)

長篇

耶穌(巴比塞著).....陳君治譯 (二五)

雜感

隔膜

杜德機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被從新提起。最起勁的是『南社』裏的有幾個人，爲受害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搬回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出，我們這才明白了較詳細的狀況。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爲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

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牠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而最有趣的，則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

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在這裡犯不上抄錄，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叙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林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關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尅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張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林一人否？」誠如是

也，則此事諧矣。再開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絃及之。」

這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着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的結局却不大好，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的罪名是「閱其呈首，胆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仗儀爲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俟部覆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于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雖然沒有這麼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處弄；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



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運命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麼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爲了「隔膜」。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講「奴才」，而漢人却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爲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批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爲在盡忠，而其實却犯了罪，因爲另有准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

「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爲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裏却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却上了當，真以爲「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里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于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畫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爲們的上書，才又衝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有人來說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裏，很爲「忠而獲咎」者不平，就因爲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裏所沒有的。

辨微論

周木齋

我起初看到了「極微論」，祇認爲這僅是小品文的一種作法而已。不是麼，微之與小，相去幾何呢？

後來有人却說，翻看「極微論」，是潔身自好，準備仿金聖歎，安排當亡國奴。退一步說，「金聖歎當亡國奴，雖非由於作『極微論』，但作而終不免於當亡國奴，這原因就在他只限於從細微處留意，而不知有其他」。

相形比較之下，我的看法顯然所見者小，不禁要起「小知不及大知」之感了。不過另一方面，從「極微論」看到亡國的朕兆，這倒又是頗能見微知著，深得易道的三昧的。然則蒼蠅固非「終不免其爲蒼蠅」也明矣。

清代陽湖派文人惲子居，曾作有辨微論，內容大都是闡篡奪之幾。這所謂「極微亡國論」，也可以稱爲「辨微論」罷？出發點同是微，然而一則亡國，一則看到亡國之徵；知亡不

亡，說不定因此便會強國的。其幾抑又微矣。

不論極微也好，辨微也好，既都以微爲出發點，正見對於微的重視。但若謂微足以亡國，或極微而終不免於當亡國奴，則吾不信。不信，且看宋孝宗乾道元年和金後的郊社文：「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喪地辱國，乃是薄物細故；宋金之間，原無爾界此疆。而且，薄物細故還要弗念，爾界此疆還要靡分。這是由大化小，由小化無的了。所以，真正安排當亡國奴的人，倒是以大爲微，且瞧不起微的。世之辨微論者，其盡於此三致義乎？

黃金與神仙 周木齋

一般說來，神仙是形而上的，黃金是形而下的，前者要比後者神聖得多，且是相背馳的。

惟神仙於黃金，實具有莫大的魔

力。窮人拜佛，是求現世的富貴；最低限度，要求來生的富貴。既富貴矣的人，那麼，學佛就是要長保富貴的勿失；最低限度，要勿失於子孫；進一步的希望，要勿失於本人。即是本人能够永遠享受他的富貴。然而要能這樣，那就非自己成仙不可了。有些帝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還要追求神仙，希圖獲得長生不老之藥，其故蓋在於此。窮人和富人學佛的不同處，在窮人希望生活的豐富，富人要求執着生活而又超脫生活，藉超脫生活以執着生活，根本是一樣的。縱然富貴的人皈依佛教，好像是對於富貴的表示冷淡，神仙已與黃金不抵觸了，但已成爲富貴的工具了。

然事抑有進者。佛還未曾使人富貴，却已周身被人塗滿了金。所以爲佛也者，徒具形像而已，不見得怎樣神聖的。必曰神聖，那就在滿身金光的輝煌，足以炫耀人眼。道家葛洪，甚至以黃金爲到達神仙之路，他說

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惟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三十餘萬。其所用雜藥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人仙也。（抱朴子內舊金丹）

又說：

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在遠方，非亂世所得也。（內篇黃白）

金的魔力真大，「四十萬可足八人仙」！然推其意若曰：成仙是不難的，難在黃金難得。黃金難得，就是

神仙的難爲了。有了黃金，不已是現實的神仙麼？

其實，葛洪所難者，還由他的生不逢辰。現在不是憑空有可致巨富的機會麼？此所以求佛者之衆也。

又葛洪以爲仙藥的上法，當推九丹，不過製鍊用的雜藥很多，因爲九域分隔，故不可得而已。若然，居今之世，亦非難事，因此亦與黃金有同概焉。此又發財機會之名所由助也。

蒼蠅與宇宙

堃容

倫敦的飛行家曾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加以研究。什麼問題呢，是關於「蒼蠅」的。蒼蠅往往側立天花板上，飛行家們看見這種本領，覺得驚異了。倘使飛機也能如此，豈非奇蹟？於是便來研究牠如何飛上去，如何倒立的。第一步是觀察。但觀察以後，却得到兩種結果：一說牠是半翻轉身體，旋着圈子飛上去的；一說牠是側轉身體，成半迴旋式飛上去的。

兩說爭論不已，而又無法來證實這是非。因爲蒼蠅起落的速力太高，非目力所能看得清楚；而叫一匹蒼蠅慢慢來演習給他們看，却是不可能的事。於是相持下去，至今還沒有消息，也許已作罷論了。

但是這研究，雖然是蒼蠅之微的問題，却未嘗毫無價值。倘能研究下去，也許真能由此使飛機側轉來飛翔，豈非奇蹟？我想「蒼蠅」黨的人們，聽見這消息，是要鼓舞起來的。而今正是蒼蠅論遍滿南北的時候，聽說還有入身在上海，稿子却註上北平字樣，以示民氣激昂，蒼蠅論有一統天下之勢。

這從北平寄文章來的作者，是不知道倫敦曾有此研究的，所以隨身帶來作證的，只有瓦特的蒸氣，牛頓的蘋果，醫學家的微菌。據說這就是從蒼蠅頭上來建築宇宙的明證了。于是乎談狐說鬼，該在擁護之列。

所可惜的是此一蒼蠅非彼一蒼蠅

也。蒸氣和狐鬼到底有別，而人物也並不相類，目的更有不同。發明蒸氣的瓦特是一個機械工人，見蘋果下墜而發現引力的牛頓是一個物理學家，而我們的談狐說鬼，插科打諢之輩，是些什麼人呢？科學家可以發明科學，若談鬼家，也可以發明科學，豈非奇事？

然而這奇蹟也要看時代來說的。英國的產業革命，促成科學上的發明，是周知的事。倘使蒸氣和蘋果落在吾國宋元時代，「理學家」們的眼中，寫在公安竟陵諸派的筆下，那結果是很難說的。而瓦特牛頓之流，倘生在中國的宋元時代，或身爲秀才，或做了和尚，也許蘋果供於佛堂，蒸氣作爲廢物，別無用處。我也有一個實例，相傳王陽明要格物致知，（從蒼蠅頭上做起）向竹子沉思了七日七夜，兩眼發黑，支持不來，只好算了。結果却毫無所得，竹子還是竹子。

能發明良知良能的王陽明，爲什麼不能從竹子發明科學的真理呢，此無他，時代不同，人物不類，目的有別，方法不當；猶如要從談狐說鬼來改造性靈，模仿寬大，是只有碰壁一途的。

而希望這些人來「從蒼蠅頭上建起宇宙」，不猶如叫和尚禳災，道士救國，其爲妄想，有什麼分別呢？

然而據說這纔叫作「風雅」，好像陪蒼蠅吃飯睡覺，是一種潔身自好之舉似的。不如此便患了「方巾氣」的老毛病了。「風雅」是什麼人的東西呢？這些人沒有說明，因爲故事中有「一個『母豬渡河』」的故事，恐有不便也。

然而蒼蠅也並不是可以厚非的東西，倫敦的飛行家們，不就是研究蒼蠅的麼？但要從蒼蠅頭上建宇宙，却並不容易。一要看他是否談狐爲業說鬼成家之輩。這類人化作蒼蠅是只能碰壁的。二要看他是否愛講閒話，好

談風雅，靠「蒼蠅」來潔身自好。這種人的目的地是鄉下人的「廚房和糞缸」。三要看他從何處入手。是心理的寬大與窄狹呢，還是西洋文化的幽默的介紹。其次是辦法，辦法是人人皆有的，但不一定皆正確。

夫如是，而後可以談蒼蠅。

雜談讀書

風子

新語林半月刊將出版，懋庸兄要我寫一些，只要有話可說，能說，我是很高興寫一些的。

日來讀了幾本自己所不喜歡讀的書，結果是一無所得。因此想到讀書這個問題，也實在值得講究，何況申報讀書問答欄里，還有人在問怎麼可以免做書獃子呢！

在從前，讀書的目的是要會寫文章，會在經義里兜圈子，翻筋斗，但絕斷不許跳出這範圍。幾十年的工夫，大都是用在「正反虛實淺深扇扇」的上面。論政事必舉孔孟，有所寫作

也總不脫宇宙。肚子里裝滿「歌頌」的大文章，於是就「不知馬之幾足」了。

「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時代一過去，八股文接著就走上了末路。類似「不知馬之幾足」的學者也知道要務實學，看「科學原理」，把「天演論」一動說「一類的書籍放在案頭了。這在讀書界是一個大轉變。雖然靠游辭起家，因諛文升官的，還大有人在。然而這只是乘在浪頭裏的小魚，轉變卻終於是轉變。

隨後幾年，讀書界又有了新覺悟，這回是要推開書本講實行了。現象自然是好的。但也有怕用苦功的壯士，乘間把書本拋進毛坑里去的，這「沒法包括在好現象里面。

但這又是乘乘浪頭的，轉變卻依舊是轉變。

最近的新發明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或「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即是讀書」，除此以外，

關連到讀的問題是很少的，有，怕只有要命做書獃子吧！書獃子知道不能再做書獃子，這問題的複雜，是遠過於可以救國的「讀書」的。然而大家都淡然。

裴中立云：「吾輩但可令文種勿絕」。黃山谷也云：「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從唐宋迄今，讀書種子之幸而不曾斷絕，是應該歸功於格遵裴黃遺訓的士大夫的。貴族化的教育，地產似的書價，今日而欲使讀書種子不斷絕，這責任，也還是在士大夫身上。

然而士大夫子弟的讀書種子，對於大眾的關係，是和書獃子差不了多少的。書獃子知道不能再跌下去，士大夫子弟又將如何？

讓我等著事實的回答。

懲誇

陳子展

莊子謂井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于虛也。此謂見小者不可與語大也。

後漢書載公孫述帝于蜀，馬援謂隗囂曰，子陽井底蛙耳。此謂見小者好自大也。韓愈謂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此謂見小者不自知其小，反謂其所見皆小也。唐季蔣貽恭詠蝦蟇詩云：

坐臥兼行總一般，向人努眼太無端。

欲知自己形骸小，試就蹄蹤照影看。

今之文人有患誇大狂者，往往自大而小觀人，謂人盡低能兒，而自翊才子，此殆所謂努眼蝦蟇，未就蹄蹤照影者也。如其可視為人，亦必如王世貞所譏：「何不以溺自照乎？」

原貪

陳子展

貪風不戢，政治無清明之望。故傳有之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顧人競私有，利令智昏，貪風愈扇，曷維其已乎？於是經理公款者以侵蝕聞，監守公物者

以盜竊聞，如五卅事件撫卹金案，義勇軍捐款案，故宮古物案，此其近事之尤著者也。

相傳唐貞觀中有道士裴玄智者，嘗為西京化度寺灑掃十年有餘，寺中觀其戒行修謹，宛是修行高人，使之守藏。一日玄智盜黃金無數，潛自遁去。寺衆驚異，於玄智寢房壁上，見題一詩云：

將肉遺狼守，置骨向狗頭。

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

侵佔貪污，同是此心此理，古往今來，惟表玄智不打自招，直言不諱，猶不失為「高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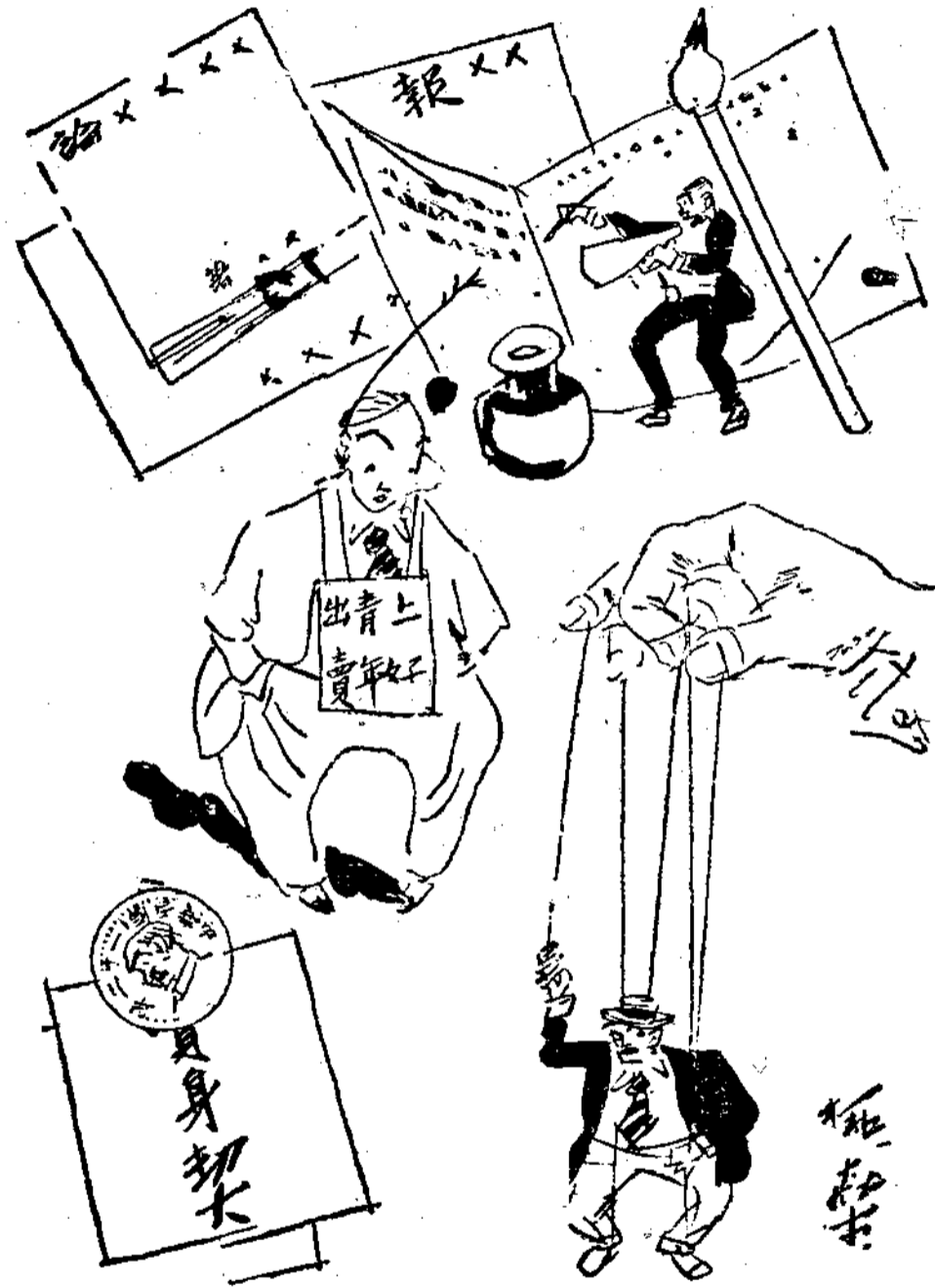
光華書局最近出版

讀書文選

胡適 郭沫若 等著

李季 林語堂

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者賣出的起一體身連和“身賣不嘴賣”

論文

說個人筆調

語堂

白話文學提倡以來，文體上之大變有二，一則語體歐化，二則使用個人筆調。語體歐化，在辭彙上多用新名詞，在句法上多用子母句相繫而成之長句。此種句法，半係隨科學而來，謂之科學化亦無不可，因非如此結構縝密之句法，不足以曲達作者分辨入微之意。若曰『據說仁者人也』，『義者，似乎宜也』在古文中斷斷不許，然其精微表示思想，却係進一大步。又如曰『某派有潰滅，或腐化之傾向』，亦係歐化句法，古文中斷斷不能將原意如此這般表出。此種句法，開始於梁任公。章行嚴則恢復古文句法，而以西洋羅輯語調，斷成四字句，歸入新式古文，論理方面，較古文的確謹嚴得多，然少用變音語，總是求雅之累，讀來頗似嚴幾道天演論，未能鑿足讀慣西洋科學文者之望。白話文學改梁任公之之乎也者為的嗎呢了，是承梁之遺緒，而在解放句體方面發展，因而有所謂語體歐化發見。其弊在魯里魯蘇。好的歐化語體未嘗不可讀，而普通譯筆之詰屈聱牙，却非歐化之罪，乃譯者原文不懂，中文不通之故而已。譯者不甚了了原意，故亦不敢推敲原意譯為中文合理的說法，致字字生吞活剝搬運過來，實不足言語體歐化。若有人譯 Her husband's Mother 不曰『她的婆婆』，而曰『她男人的母親』，譯 He went from house to house to collect taxes 不曰『按戶徵收』而曰『由一屋子到別的屋子收稅』，譯 The butterfly flitted from one flower to another 不曰『蝴蝶在花叢中翻飛』，而曰『由一朵花飛到別朵花』，真不足為法。但與語體歐化無涉也。茲有人投稿指我賣花女中譯 Be kind to her 為『善待她』，認為錯誤，應作『對於她慈愛』，乃是英文不通，未知該語之義實為善待。凡善待人善待狗，皆言 Be kind to。此種人未悟此點，故將來作英文，『善待牠』，亦必曰 treat her well，而不曰 Be kind to her，故萬世英文不通也。『對於她慈愛』看來似是『歐化』（因其決非中語）實即只是原義未明，不得不如此生吞活剝耳。茲表過不提，且說個人筆調。語體歐化在科學文極為重要，而個人筆調在文學上尤有重要意義。大約有兩種意義，即（一）遣辭清新，不用陳言，與（二）筆鋒帶情感也。以前自由談討論讀文選問題。是非姑勿論，但有一舉例甚好。在一小學作文課上

，有題目曰『觀飛機』在描寫飛機航行，本有兩路可走，一即拾襲古語，曰『聳入雲際』，『翱翔雲間』等，另一路是憑小學生所感曰：『像一隻蜻蜓在空中飛來飛去』。後者即個人筆調。此種筆調，在文學之解放上有重大意義，即使中國乾枯之文字，變為豐富而得新生命。如此人人得盡依其思感，發為文字，屬辭比事，變化萬端，充量發揮，必成西洋現代散文之技巧。蓋古文中能描寫翱翔狀態之句，既極有限，其中學生勤苦用工而能吸收記得者，又極有限中之有限，所記得中之古語適足以表示飛機之翱翔者又有限之有限，宜乎行文每每不能達意，且使果然拾得兩句什麼『直冲霄漢』的陳言，讀來還是陳言，毫無生氣，其文學上之表現力遠遜於以蜻蜓作比之自然語調也。今叫學者丟開書本，只說現代物語中實有之感觸，再培養其文學鑑賞力，使在現代物語中煅煉出來傳情達意之說法，便可時有清新可喜之句及筆調出現。綜視西洋散文與中國古文之別，實只西洋文清新，古文乾枯一點而已。實因英文散文係繼舊案個人筆調之遺緒，若黎利之英文四六駢儷，不十載已為英人所唾棄。中國文字萎靡時期，詩人不復由人生中求詩句，只在前人詩中求詩句，散文作者亦不復由人生中求辭句，只在古文中求辭句，結果徒嘆三代之文不可及。夫三代之文有何不可及？亦今人作文方法之謬誤而已。西洋最平常小說家固未嘗讀左傳，而敘事能力不在左傳之下。所謂古氣磅礴之文，實只是與人生接觸，由當代事物得生命之文而已。司馬遷行文，辭彙極豐富，造句極自由，即文學未陷入因襲苦劫之自然景象。司馬遷敢言『期期以為不可』，後人倘未見司馬遷之句，則不敢將此句放入文中耳。古文生，今文死，只是這一點道理。

實則作清新可喜之句，亦須有胆量。白話固已推翻文言之爛調，而白話文人，我看仍極不自由，每每欲以文飾其陋，以致有『心絃的顫動』『快樂的幸福』等新爛調出現。毛病在不在意中着想，只在文中着想，長此下去，必又回到乾枯狀態。今代文人之最大任務，在如何將現代語煅煉起來，使表現力增加，而欲如此，非自個人筆調中求之不可。蓋脫去陳言，只好求個人之言，陳言不說，個人之言又不說，則必亡一句話可說。且必須不怕人譏其俚淺，始可盡量發展此種筆調。若曰『似一隻蜻蜓飛來飛去』，在中文或疑其俚淺，然在外國語中，並不覺得如此，乃文體已煉成，讀者讀慣所致。昔人不懂此種道理，作文專求高雅，故如袁中郎已使古文獲得新生命，而仍沉沒下去，黃道周謂中郎『文藻卑庸』真不知如何說法，朱彝尊，紀曉嵐輩亦如此，皆无眼光人也。紀曉嵐非無文才，而其所做廊廟詩乃真正文學中之屎橛。乃論文觀點所誤耳。實則只敢放進自然語調，即使是四六臭調，亦可得新生命。試舉一例 陳其志重修鶴林寺疏有句

曰：

「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鸞。豎起拂鐵鑿一九，放下鍬金焦兩點。要識西來祖意，暮潮邊帆影高低；欲知首座禪心，烟樹外鐘聲遠近。」

又有句曰：

「謾誇繡繞緇園，越世久，踏成樵路客；遮莫舊鬼碧殿，數年來，址作野人居。」

又有句曰：

「白犢牛，騎來露地；赤斑蛇，竄出驚人。推倒迴頭，踢翻不托，只當逢場作戲；九峯拽耜，楊岐牽犁，不妨到處隨緣。尋常貶剝諸方，箭鋒機句中有眼；造次受敵八面，本家詩筆下无痕。」

讀來即有生機，清新可喜，不如尋常四六腴詞滿紙之令人討厭。

近人著作中，最擅個人筆調者，莫如周作人，此自公論，非余捧場。苦茶庵小文『七』（人間世第五期）有句曰：「半農謂當係打拳賣藥者流所張貼者，是或然歟，此則更令余覺得大意思者也。」

白話文或文言文容許人作此種句法便有生命，否則不大那個了。又有句曰（人間世第四期）曰：

「假如平伯早說一聲，或多寫張六行書裱入亦无不可，今須題冊上，乃未免稍為難耳。不得已姑書數語，且以寒竇，總當作題過了也。」

此純是心中一句話，常人不肯如此說法，然不肯如此說法，提倡白話，有何意義？若講此種語無『文』，無表現能力，恐只是眼光問題。不足言煨煉國語為文也。又有一句：

「唯題亦無甚話可說，只是有一件事想提出異議，廢名題跋中推重太過，竊意過譽亦失實耳。雨後新涼，偶記此語，乃併不待廢名之催而寫了矣。」

至於筆鋒帶情感，乃自然之事。見上數例，可見其真情自然流露也。情感或狂熱，或豪放，或清靜，不可勉強。而作文時，尤貴將此時心中一點意境表露出來。在小品文中，表出此種心境最為可貴，且凡有心境，皆可寫成文章。本文已長，肚子微餓，想不寫下去了。

大眾語「底建設問題

任白戈

目前，又有人提出「大眾語」這個名詞來作爲問題了。也許有些人會覺得牛疏而認爲很可以不必的吧。然而，我却覺的這個問題在目前提出實在是有最大的意義和必要的。中國的語言，一向就和大衆離得很遠。古老的文言，固然不必待說；就是經過一番革命來的白話，現在亦與大衆沒有什麼關係，早已變成所謂新文言了。現在的大衆是不能不要自己底語言的。所以「大眾語」這個名詞便被提出而成爲問題了。這是主要的一點。其次，目前突然有種文言復活的趨勢，過去曾經和它決過勝負的白話及其所有者早就失掉了戰鬥的作用，要克服它只有由現在的大衆以自己底語言來完成。所以目前必須趕快建設起大衆底「大眾語」來。這是第二點。只要是一個不必使大衆完全變成盲啞聾的人，我相信必定會贊成這個問題之提出的。

(一) 什麼叫做「大眾語」？

這個問題，本來在過去老早就有人提出過了，然而常常總是只被作爲問題中的問題提出，雖然經過多次的討論終於還是沒有達到一個圓滿的結論。而且，好像是受了「大衆」這兩個使人胆戰心驚的字所累，從來就沒有一直讓討論好好地發展下去過，即便匆促地得出一點結論也只是原則上的原則，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作用。所以，一直到現在，就連「大眾語」這個名詞都還沒有有一個普遍地確適的定義，甚至於連這個名詞底本身都還沒有普遍地成立起來。什麼叫做「大眾語」呢？所謂「大眾語」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呢？我們首先就必須得將這些問題弄清楚。

很明顯地，這個名詞是由文言——白話聯繫而來的。它雖然是隨着文言——白話之後產生的一種語言，但它必然是超過文言和白話一種較高級的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有它所代表的具體所有者，而它底內含的意義便由這個具體的所有者來規定。文言是貴族階級底語言，白話是市民社會底語言，這是在「五四」時代底「文學革命」當中分割得很清楚的。那末，現在的所謂「大眾語」，自然是市民社會以下的成千累萬的大衆底語言了。這種語言，必然是爲大衆所有，爲大衆所需，爲大衆所用。即是說，這種語言，必然是拿來爲大衆服務而且很適宜於爲大衆服務的。如果再換一句話反轉來說，那「大眾語」就是一種拿來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情感而且很適宜於傳達大衆底思想與情感的語言。更具體地說，就是一

種使大眾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語言。

(二)爲什麼要建設「大眾語」？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說現在一般流行的語言是和「大眾語」離的很遠的。要達到標準的「大眾語」，至少我們還得做一番建設的工作。這理由非常簡單而明白：中國底大眾，一向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和可能的。他們大多數連西瓜那樣大的字都不能識上一擔，其知識之淺陋更可想而知了。又加以地方閉塞，交通不便，語言複雜分歧到了萬分，有的甚至連同省的人都不通語言。在這樣的情形當中，我們是不能要求一切大眾底現有的語言當中很快地就自然發展出一種標準的「大眾語」的。同時，因爲大眾急需取得他們精神上的武器來解放自己和整個世界，事實上又不能不急需取得一種可以傳達新的思想與情感的語言去戰勝那種傳達舊的思想與情感的語言，這却須得馬上就有我們所說的「大眾語」出來供給他們應用。目前是大眾吶喊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底嘴巴首先解放。自然，我們不能夠說大眾沒有嘴巴，完全和語言脫離了關係。事實上，亦有許多所謂大眾的讀物在大眾之間流行，例如最低級的小說（七俠五義，說唐，征東傳，岳傳，施公案，彭公案……等）時事小調唱本以及連環圖畫，等等。不過，這些讀物，正因爲不是由大眾自己底語言傳達大眾自己底思想與情感，往往到是由大眾學得了這種語言去接受了它所傳的思想與情感，所以愈是深入大眾反而愈是束縛毒害大眾的，結果只有使大眾愈是愚蒙和苦痛。言語是不能和意識分開的，要獲得新的意識首先就要獲得新的語言。爲了使大眾能夠獲得新的意識，我們亦必須爲大眾建設一種能夠獲得新的意識的語言。所以，目前「大眾語」底建設是非常必要而且迫切。我們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建設起大眾底「大眾語」向一切反動的語言進攻，消滅一切語言底隔閡，一直到語言底統一使語言完全成爲大眾的。

(三)「大眾語」底建設是可能的嗎？

但是，有許多人認爲要建設像這樣的一種「大眾語」實在很困難也許竟是不可能。困難自然是很困難的，天地間並沒有了一件並不困難的事業，但如果要認爲不可能却就很有商議的餘地了。有的說，這是可能的，而且大眾自己早已開始建設起來了，例如「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裏面，在現代化的工廠裏面，他們的言談事實上已經在產生着一種中國的普通話（不是官僚的所謂國語），它容納許多地方的土話，消磨各種土話的偏僻性質，並且接受外國的字眼，創造着現代政治技術等新的術語。這種大都市裏，各省人用來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普通話，才是真正現代中國話，這和智識份

子的新文言不同。『有的說，像這樣描寫得活龍活現的『真正的現代中國話』事實上並不存在，而且舉出實例說就是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亦沒有一種通用的普通話，在他們中間流行着至少三種形式的普通話，不過並未說出建設『大衆語』之不可能。也許有人還會說，要建設像這樣的一種標準的『大衆語』在事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在我，却對十分之十地說有十分之十的可能。即以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的上海工人真的沒有一種通用的普通話而在他們中間流行着至少三種形式的『普通話』來說，亦可見得這是完全可能的，既然是五方雜處的不知道有若干種語言的工人都已經只有兩三種『普通話』在他們中間流行着了，爲什麼這兩三種『普通話』不能再融合統一成爲一種共通的普通話呢？即是說，這些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大衆語』建設底障礙，然而其實正是『大衆語』建設底基礎。語言是有它自己底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根據的，我們不能任意憑空將它造出硬栽在大衆底口裏叫他們說出。我們決不能認爲要沒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才能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反之，到正是因爲語言有了各種各樣的不同才需要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到正是因爲有了各種各樣的不同的語言才能够建設起一個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而且，事實上亦是可能的。語言雖然可以說是一種符號，但這種符號和那抽象的或只是代表一些數目的數學底符號不同。它是含有具體的內容的，而這種具體的內容往往規定它底發展和變革乃至創造。它是隨着內容底發展，它是隨着內容底變革而變革。現代的社會，無論在生活上或意識上都將分離的大衆結合統一起來了。他們經驗着同一的生活，他們形成着同一的意識，他們逼處着同一的環境。即是說，他們底一切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都是同一的。如果語言是代表人們底思想與情感的符號和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那末這樣同一的大衆便必會說出同一的語言，建設起一種同一的共通的『大衆語』。也許這條道路走起來有點困難，但決不是因有一點困難就說無路可走而竟至不走。只要努力地開着足步走去終於會要達到目的。譬如說，在五卅以前，上海的工人很少有知道『罷工』、『示威』這些名詞的，到現在可以說誰都會掛在口邊了，這便是由於生活環境的影響和需要使大衆接受了一些新字構成共通的語言底明證。誰能夠說『大衆語』底建設是不可能的呢？

(四) 怎樣建設『大衆語』？

既然『大衆語』底建設問題可能的了，那末緊接着來的問題就是怎樣建設『大衆語』呢？
首先，我們得決定『大衆語』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語言或具備怎樣的條件。

自然，正如前面所說，「大眾語」就是一種使大眾寫得出，看得懂，讀得出，聽得懂的一種語言。不過要做到這種境地很不容易，至少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第一，必須拋棄和排斥那些含有毒素的反動的貴族的死去了的言語，批判地接受和採用一般說着現實的具有進步性的新的語言。語言一定有它底一定的內容的，我們一定要關聯着社會意識去檢閱過它底內容包含着舊的遺質有多少和新的生機有多少之後才來決定接受和採用。我們可以參加些新的東西進去改革舊的，我們亦可以挾取些舊的東西出來創造新的，但主要的是必須是能正確地傳達大眾底正確的思想 and 情感的語言。

第二，必須是統一了言文的一種語言，這樣也就將寫，看，讀，聽聯在一起而成爲一種既寫得出，又看得懂，既讀得出，又聽得懂的語言，以後再沒有什麼聽的語言和讀的語言的區分了。自然，語言和文字，在現在究竟是方式不同的傳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有時爲了工具本身限制總難免有種差異：例如語言可以用聲調手勢等等來作幫襯而文字可以用標點和圖表等等來作幫襯，兩者不能做到完全機械的同一。但這點差異正如說話時的聲調底高下和作文中的圖表底繁簡也會有時不同一樣；只是一種同一工具上所有的差異，決不會妨礙了語文的同一或統一。必須做到這種境地，語言才會簡便經濟起來而爲大眾所有，不然大眾是無法獲得的，結果仍然會如白話之便爲新文言一樣，至今還與大眾離得很遠。這當然不能說是「大眾語」，亦不能成爲「大眾語」。

第三，要是直白的和現實的，一般的大眾都很少有時間過一種精神的生活或作一種觀念的遊戲，他們缺乏緻密的思維和丰富的想像，只有他們所經驗着的實際生活能使他們特別明瞭感動，而且他們也沒有什麼可以隱諱或掩飾的，所以對於他們必須要是說得現實，直白中肯的話才容易使他們接受和愛好，一種不爲大眾所愛好的語言決不能爲「大眾語」而且也不能很滑稽的稱爲「大眾語」。

第四，要單純，明確，簡短。這里所說的單純簡短，自然是對那種複雜和冗長的語言說的，並不是簡單的意思。即是說，一切不必要的複雜冗長的文法文句都應該拋棄。有許多複雜的文句，在外國底語言中因爲文法底周備和整齊本來是一眼就可看清的，正如數學中的括弧一樣。但中國底語言，因爲文法和組織的不好却不能這樣了。近幾年大家都在叫譯文看不懂，其原因就在翻譯者將外國底文字依着原有的文法和組織生生地直譯過來。所以，大眾所能接受和愛好的語言一定是單純，明確，簡短的語言。如果用一句術語來說，那就是一種以最小限度的話收最大限度的效果的語言。這也就是「大眾語」底長處和特點。

第五，要通俗化。所謂通俗化，亦可以說就是大眾化的意思。「大眾語」當然要大眾化，這還成什麼問題呢？不過

，我們應該具體地說，所謂通俗化就是說這種語言應該隨着大衆底程度建設，提高，主要的條件是要與大衆底理解相適應，決不能超過大衆底理解程度使大衆不懂。而且，更主要的是使一切大衆都能理解使用，不只是爲那一部分大衆所理解和使用。不過，我們同時要反對故意將語言降低到失掉了進步性的程度去迎合一般落後的大衆低級趣味。即是說，我們一方面主張語言通俗化一方面又反對將語言轉化成爲低級的言語。因爲那種語言決不能爲進步的大衆服務，決不能代表大衆語言而成爲真正的『大衆語』。

這不過大體地說說，如果要周納備至地列舉出來那恐怕還有很多很多。接着問題還是怎樣去建設『大衆語』呢？

第一，目前的大衆還沒有能力來建設自己語言，這種工作便留在一般進步的肯爲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身上。自然，這建設底原動力仍然是在大衆自身底發展，不過一種意識的完成和能動的推進却必須大衆自身以外的助力，一般進步的肯爲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必須走入大衆當中去體驗他們底生活，通曉他們底語言，學得他們底視聽，採取他們底有最大的同一性的語言來加以分析，揚棄，研究，組織，建設成爲一種最低限度的『大衆語』，然後再對它加以充實，提高使其發展到標準的『大衆語』的境地。

第二，利用一切同樣的方式或形式去和那些大衆所愛讀和聽的最低級的故事演義小說，時事小調唱本，落後思想和反動意識最濃厚的戲曲，說書，灘黃，宣卷等等對抗，同時就在這對抗之中建設起大衆所愛讀和聽的『大衆語』。

第三，舉行普遍地廣大的『大衆語』宣傳，創辦通俗的大衆雜誌，以一部分作爲研究討論『大衆語』底建設問題，以一部分作爲教育大衆的篇幅。並發起組織一種機關來研究中國俗話底文法，句法，性質等來作爲建設『大衆語』的原料。

第四，提高大衆底文化水準。中國底大衆是很少有機會受教育的，要提高他們底文化水準，我們應該普遍地組織大衆讀書班和大衆通信乃至起碼的識字運動，文化水準不提高到相當的程度，『大衆語』是不容易建設起來的，這一點，看起來好像是與『大衆語』運動離得較遠一點，然而其實是最基礎而又迫切的工作。

『大衆語』底建設，在目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也是一個偉大的艱苦的運動，必須要盡可能地努力去不能不。至於如過去那樣半途夭折，必須要很鄭重認真地刻苦地開始工作方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一切進步的肯爲大衆服務的智識份子都應該向這方面進軍。

編者附白：

由於近來文盲文之死灰復燃，故反對文盲文的運動又起，又由這運動而引起建設『大衆語』的討論。在白戈先生爲本刊所撰的大衆語底建設問題一文，是很值得注意的。唯茲事體大，任先生只是提綱挈領，建立了幾個原則，具體而詳細的建設方案是還待大家討論的。

譯堂先生的這個人權調一文，雖非爲大衆語問題而作，但那上半篇所論的一點，却也可以作爲討論這個問題者的參考。至於結論和下半篇所引的例子，那當然是另一問題，不能混爲一談的。

小說，散記

返唐山

艾蕪

船向港外開行了，尾後的輪軸，捲起銀燦的水花，白鷗三五成羣地歡呼起來，緊緊地追隨着。

都市的屋脊和烟囪，很快地移向後面；金塔的姿影，便逐漸現了出來，輝耀地高標在遠處蔚藍的空際。

漱這時才把懷裏的手巾掏出，很興奮地揮舞著，一面嘴裏喃喃地說道：

「別了，別了！」

「發痴了，你在別哪個？」

站在側邊的曼便嘲笑地罵道；

「真是怪人！剛才人家在碼頭上送行，向我們揮揮帕子，你却和木頭一樣！」

同時朝漱的手臂上一打。漱剛在回答說，

「我討厭死他們，我……呵喲……」

手裏的帕子便給曼打落了，直向船欄外面飄了下去；但給水面上撲來的風，猛地一刮，就像小白鶴似地，又飄向甲板上了，停落在一對漆黑皮鞋的足邊。

一位着翻領白襯衣的青年，歡喜地抬起足邊的手帕，仰起高興的臉望上去，二等艙的扶欄處，正跑來兩個女子

，紅着臉，氣呼呼地笑喊着：

「呵呀，我的帕子，」

「呵，那裏，……王先生，」

他認清那是清涼理髮店的兩個女理髮師，便故意作勢地拍拍手帕上面的灰塵，一面笑盈盈地走上扶梯去，小心地遞給曼道：「米士伍，差一點就吹下水去了，真該小心哪。」

曼朗朗地笑道：

「是這位米士的呀，我的不會打失呵！」

面部常帶憂鬱顏色的漱，便略為泛着紅暈了，不十分好意思地接着。王士雄仍舊向着曼搭白，兩個眼珠子死死地盯在曼那張丰潤的圓臉上面。

「真湊巧！我不曉得你們也要返唐山呵。……我這回是要回國去攷察實業的，順便還想向祖國投點資……兩位不如到我房裏去坐坐吧！」

舉出帶白手套的左手來，做着邀請的姿勢。

「我想你是不喜歡去的罷！」

曼用眼色表示同意之後，便側着頭故意這樣地反激漱。她道漱是一向討厭着這位王士雄的，因為每次來店裏剪髮時，王士雄總是誇耀他在商業上賺了三千八百的事情。

「爲甚麼不去呢？」

漱鎮靜着自己，把眉峯一豎，反問着。

「哈哈，這下子，比我還要開通呵！」

曼放肆地笑着，一手挽着漱，便跟着王士雄去了。

王士雄把門扭開，一陣搓麻將的噪響，便衝了出來。

幾對含笑的眼光馬上抬起來表示歡迎。但漱却覺得微笑裏

，潛伏有令人氣惱的輕蔑。彷彿還聽見這麼一句低微的笑

聲，「呀，理髮呵。」她便朝着曼說道：

「頭痛得很！我要轉去。」

一面就抽身轉去了。王士雄趕快去阻止她，曼便勸住

道：

「由她好了，她是怪脾氣的人！」

四個搓麻將的都不知不覺地站了起來，齊聲喊道：

「來來來，伍女士，搓一圈。」

曼毫不推辭地走去坐着，同時尖起二指掠着頭髮說：

「我忘記帶錢哪！」

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便在皮包內掏出了一捲紙票，遞

給曼道：

「伍女士，你替我打，輸了算我的。」

另一位麻面的青年就乖巧地說：

「好的，好的，伍女士，你不要贏！」

「那我不投資了！」

曼不管他們的，只是一面摸牌，一面提議：

「我們要打就打大一點，一回幾塊錢的輸贏，是沒有大意思的。」

大家都表示同意：

「好的！好的！」

王士雄這時正叫人把汽水拿來了。於是在麻將和電扇聲中，又響着了瓶塞子突然爆出的尖音。

漱轉回自己的房間（這是由水手那裏臨時租來的，因為她們原只是搭乘的三等普通艙）心裏非常的不愉快，眼睛順着小窗望了出去，排着椰子樹的海岸，正在徐徐地向後移着。稍遠處沒人家的田野裏，升起着火葬的黑煙；點點烏鴉就在烟的四週，上上下下地盤旋。偏西的太陽，帶着衰老的樣子，彷彿也在含愁似的。

兩年前遠來南國的天野，沒有一個人含淚相送，如今重返久別的故鄉，也沒一個人傷心道別，因此那一種黯然的離情，是不會在漱的心地上面泛流起來的。但目前火葬的烟景，却不能不使她一時感到了死滅的驚心，而她自己也覺得出年來的心情，已與往昔大不相同了。過去隨軍北伐之日，夜過岳州，曾在馬背上，聽見過路旁蘆葦中垂死人的哀呼。也曾經遇過粵漢鐵路的車窗，指數過田野裏拋露的屍骸。也曾經在武昌的醫院內，守護過斷腿傷兵的臨終。那時只以為一切都須熱血換來，死倒成爲不足爲奇的事情了。

後來展轉飄泊，生活失去意義，僅爲自己的獨立生存打算，才去學習了一門職業。結果，在人類社會中的生存權，是獲得的了，但由這行職業上招來的侮辱，却又使她感到如此的活着，實在是太可恥太可悲了。像清涼理髮店的老板，一向是把她和曼，當成店裏的裝飾，舖面的廣告的。爲了要使每個顧客，都得沾到兩個女理髮師的手澤，老板便叫她和曼只用剪子粗略地剪一次，其餘下細修飾的工夫，就由男理髮師來接替了。

「回國去，到底又做什麼呢？」

想着這樣的問題時，藍色的大海，已經圍繞在輪船的四週了。眼裏，心上，同是現着一片的渺茫濕潤的海風，雜着鹽腥的味道，一陣陣鑽了進來，雙人的眉宇和鼻管。

從前一個人住在上海的亭子間內，把米煮到半熟，呼的一聲汽爐子的火熄了，拉開抽筒看，找不出一個銅板來，洋油沒法買，只有熄了燈，關了門，黯然地走到外面去，在法國梧桐覆蓋的人行道上，寂寞地走着，直至淒涼的夜深，心裏也會深切想過和現在一樣的問題：到底做什麼呢？

先前和現在，情形雖然已經大不相同，但想到人生的渺茫，則是一樣。他想着在已往的生命史中，曾經留有愉快的痕跡，而且值得追憶的，那應該說是只有由廣州到武漢去的一段時光吧。記得在湘潭之日，夜深還翻過陡險

的山坡，在一家茅屋門前，敲門進去，抱着打起血泡的痛足，連擺在面前的飯也來不及吃，地就對着燈下的樸實面孔，接連地噴着如火一樣的言詞，呵，那時是怎樣的高興！如今這樣平庸地過活，倘能像曼那樣地感到滿足也好，但在自己却總是覺處處令人不安呵。

向暮的風浪，逐漸大了，船搖擺的程度，也在慢慢加速，已給回憶和思慮弄疲倦了的漱，而感覺到稍稍暈眩起來，就倒在架床上，靜靜地躺了一會。船艙底下機器的轟隆，和着窗外的海風水聲，到此刻才覺得是在耳邊加大地響着。

門開了，曼帶着笑聲，溜了進來。

「男人們都像豬一樣，蠢極了！……怎麼？不舒服嗎？來，來，來，到大餐間去，他們請我們吃點心！」

漱閉着眼睛，不開腔，心裏想着：曼這人真不可救藥呵！

曼走到漱的床前，低聲懇懇地說：

「不要生我的氣了，你一向不都原諒我是個小孩子嗎？我知道我的弱點，就是喜歡鬧呵，……嗯，睡熟了吧？」

伸手去，輕輕地摸摸漱的額部，隨即拉一條氈子，給漱蓋在身上。便又蹣手蹣足，忽忽地走出去了。

曼在上海和漱一塊兒學習理髮的時候，是醉心於舞女的生活，而且常常去找舞女作朋友的。每天只想在顛着音

樂的大廳裏，發光的地板上，顯示自己的姿影。但給她那當連長的哥子打聽得了，便從鄉間趕到上海來，要把她捉回去仍舊交給原來那位整天同泥土和牛作伴的丈夫。她就偷偷地跟着漱一塊兒走到南洋來了。

在南洋，女子剪髮，只是一種做招牌的職業，因此，在雪白的工衣之下，還須顯示出一種漂亮的時裝。這樣一來，就更造成曼那種素來好修飾愛放浪的心理了。於是，在閒暇時候，便同人乘坐汽車，直馳入椰蔭覆着的柏油馬路，領略南國鄉間的風味。或是登着發亮的高跟皮鞋，碰入酒排間咖啡店，同對面坐着的青年，談着一些近乎遊戲的話語。日子是屬於南國的，生活也是屬於南國的，這在曼是很滿足的了。但漱却引為痛苦，有時自己拒絕了別人的邀請之後，還要對曼加以勸戒。

「算了吧！他們那裏會把我們當成人呵！」

曼總是舉起手來搔搔頭髮，豎起兩股眉毛回答。

「只要他們肯變豬哪！我不怕，我不管他們的。」

有些晚上，曼微醉歸來，脫衣就寢的當兒，聽見漱在苦苦地勸她，便會黯然而回答。

「是的，這真可怕呵！……但是你願意我做一輩子的理髮師麼？……我不願！我不願！」

接着就倒在漱的身上哭了起來。

漱這次回國，曼也願意跟着回去，同找一樣的事情來

做。因此，漱對於曼就更加感到親切。

曼出去後，漱才把眼睛張開了，兩邊眼角跟着溫潤起來，心裏覺得有些對不住曼，便起身去拉開門，想叫她轉來，但她已是不見了。海風從過道上猛地撲來，頭腦裏一時頓然感到非常清醒。落日的光輝，斜斜地照進船艙裏面，便走到外面去散步。

一抹黛綠色的海岸線，已經消失在煙水蒼茫的遠處了。通紅的落日，正向海天相接的地方，沉沉墜落。然而漸漸由藍轉成深黑。有翅的銀魚，在水上飛了起來，直從船邊掠過。不久，日頭挨近海水了，變成一塊紅色無光的鴨蛋心子一樣，天空和水上，也沒散射出一點兒霞彩。太陽完全沉沒了，夜色便很快地籠在海上。

頭等艙裏溜出了跳舞的音樂，晶亮的燈光，朝各個窗洞裏射了出來。水手在船頭上悠揚地唱起了南國土人的歌曲。漱忽然想着：與其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倒不如伴着燈光，跳舞，歌曲前進好些。曼是早就得這個的，所以她的日子過得很是快樂，到處都能得到慰安。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冷寂地活着呢，恰好一個白衣的侍者走來了，對着漱恭敬地說道：

「黎小姐，王先生伍小姐他請你到大餐間去。」

「好的，我去換了衣服就來！」

走到自己的房間去，一面想着那些可怕的貪饞眼光。

和一些帶着輕蔑的微笑，就馬上週身發冷起來，便決定不去了，把門關緊，把那煎人血液的音樂，隔在外面。回頭來，見剛剛打開的衣箱裏面放着的一包已往的像片，就一張張地取了出來，拿在燈光下靜靜地玩，只有這個才能暫時驅除她目前的寂寞。在白衣白頭巾的像片上，她看見了悄無人聲的長廊，嗅着了混着科羅仿味的花香。在制服軍帽的像片上面，她瞥見了晨光照拂的露草野田，聽見了響在秋空裏的喇叭聲音。幻想就慢慢由這伸到記憶的遠處，自己全部的北伐生活，便都湧在她的腦裏織成美好的影畫，而她自己將來要走的路，也已經在塗着虛線了。

曼沉醉在音樂的旋律裏面，聽着王士雄這樣的低語。

「我爲你才返唐山的呵！」

便失去了已往一切的矜持。於是跳舞停止後便回到自己狹小的臥室裏了。

漱獨自望着像片出神，另一個白衣的侍者開門進來，才把她驚醒了。

「小姐，船長請你即刻就去！」

漱驚訝地看着侍者一會之後，便問道：

「什麼事呀？」

「小姐，我不知道。」

她想：該不是曼病了吧？她知道曼有時會在鬧哄哄中昏暈倒地的，便立刻整理一下衣衫，一面問道：

「是不是一個女的病了？」

「我不知道，小姐。」

她想：奇怪了，船長叫我做什麼呢？該不會另有作用？打算推却？但一望見自己那張英武的軍人姿影，便馬上決定立意說：

「好，就去吧！」

漱跟着侍者走進一間屋子時，便看見一個中年的洋人，將微微晃着的身子，直從沙發上立了起來，偏了兩偏，才走到漱的面前，就把端在手裏的半杯紅色葡萄酒，遞在漱嘴唇邊上，張着醉迷迷的眼睛，吐出不清的話語，同時一股酒臭直向漱的臉上直衝。

「嬌麗的支那小姐，你剛才真——真跳舞得好呵！」

另一隻毛茸茸的手腕，便朝漱的腰上圍了過去。

漱很快地閃開，同時把舉在面前的酒杯，生氣地打落在地上。掉身向門口跑去，剛在用手扭開門時，洋人便跑來攔腰抱着，對着她的嘴亂吻起來。漱出死力地掙扎，一面張開嘴巴直朝洋人咬去。這一來，洋人才放了手，將她猛力推到門外，一面罵道：

「不受抬舉的臭貨！」

漱很重的碰着壁頭，昏倒在過道上面。一個年老的水手經過那裏，便將漱扶了回去。一面像父親那麼似地責備她道：

「姑娘爲什麼要去找紅毛鬼呢？他們錢給得多，可是把人不當人呵！」

漱躺在床上氣得眼淚直流，說不出話，只是同老水手搖手叫他趕快出去。隨即想爬起來找着一件可以打人的東西，去向洋人復仇。但頭上碰着的一處，疼痛異常，週身又極其酸軟乏力。只有憤憤地睡着，整夜想些怎樣報仇的事情。有時覺到自己這樣病弱又沒武器，竟連自殺的念頭也湧起了。

第二天眼窩深了，心跳加速，簡直彷彿害了大病似的。到正午的時候才起身出去洗臉。看見許多人對她張着好奇的眼睛，有的人竟然把兩隻嘴角向下一彎，擰起頭。並且還聽見這樣的低語：

「就是她，就是她！——那是偷紅毛鬼的贖貨！」
漱一面洗臉一面用毛巾蒙着眼睛哭了起來。
走回來時，碰見曼急忙忙跑了進來，紅着一張臉，氣喘喘地向她問道：

「好姐姐，不要隱瞞，告訴我，昨夜是不是真的去找過洋鬼子？」

「呵呀，朋友，連你也……」
漱的眼前一黑，馬上倒在他板上了。
由醫生施行手術救好之後，漱却神經錯亂了。在印度洋上整天地哭喊着：

「我要打死那個洋鬼子！我要打死那個洋鬼子！」

一九三四年六月廿日

（註）南洋華僑稱中國爲「唐山」。

沒有父親的兒子

魏猛克

聽說沒有父親的人最吃虧，這話當然是真的。我有一個同流浪在上海的朋友，他的父親是在一個小縣裏的縣公署當科員，因爲染着芙蓉癩，生活很不好，但每月的薪水一到手，一定要寄二十元給他的兒子。我却沒有這種福氣，當知道一個人應該有一個父親的時候，就沒有父親了，現在一到肚子叫飢餓，就必須陪着笑到處借錢去。父親的樣子，做人是怎樣的呢？在我的記憶裏尋不出答案，只聽見母親會悽然說：「你父親去世的時候，你還像一隻蠶蛹。」從母親的口中探知的父親，不過是一個瘦弱得和我差不多的讀書人，沒有做官，那是只怪得他那手字寫得太不像樣，他就是因這緣故而氣得癱倒，死掉的。他大約是一個德性很好的人，姐姐說，她會因看石頭記，使他氣得跳起來，以致桌上的硯台也被打碎。我的姐姐是受過父親的教育，所以詩云子曰之類，至今也還背得出一些。在我是很慚愧，連左傳四書都是到了二十歲才自己翻閱幾遍的，成年了的人的記憶力究竟不行，現在偶然做起所謂文章來，想要引一兩句成語都必須搬參考書，真吃力。聽說就

要下令復興什麼「文言文」了，這怎麼辦？

但在幼小時候，我却並不覺得失去父親之可怕。那時我一離開就要哭的只有母親。她雖然還不過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又不識字的，但是從父親一死，與叔叔分了家，靠著我這個寶貝似的兒子，爭得幾十畝田之後，也就要負起似乎該認為非分的職責來。大清早，她得到菜園裏去偵察長工是否在作工，日中要親自接送我上私塾，晚上還要憑着幾個指頭來算賬，起初是在賬簿上畫些圈點，後來也終於會寫些拙劣的簡草字了。遇到節日，她就更忙，家裏的事情還在其次，最緊要的是必須去拜訪親戚，隣舍，和鄉紳。倘在秋收時候，她便被一輛布蓬轎子抬着到田莊上去，轉來時後面嘰呀嘰呀的跟着一長串轎車子。有時候，村子裏有了什麼迎神賽會的事，地保們上門來勸捐，她又與他們辯論。我所最高興與母親的，是她在牀頭為我特置了一個磁罐子，裏面裝着各色的好東西，平常最多的是乾蠶豆和炒米，秋收以後，就加上沙炒的大豆子和拖泥豆。「拖泥豆」是我們鄉下的一種細豆子，炒熟後變成棕色，狀如河灘上的細沙，大約也是種在田埂上的吧。雖然味道不見得好，但很經吃。我睡覺前母親是一定要到磁罐內拿東西給我吃的，所以後來，我簡直變成非吃點東西就睡不着的習慣。現在我是好像一個大人了，但仍然有愛吃零食的壞脾氣，以目前的經濟狀況而言，委實不合算呢。

還有他用雞蛋蒸肉餅子給我做下飯菜，也是極叨得我歡喜。倘確在我散學之後，要尋隣家的孩子們玩的時候，她多半是不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不過一定整着兩隻小腳，默默的跟在我後邊來，雖然我要玩得痛快，有時也故意的避開她，但有了她這一個貼身的保鏢者，却可以使我安心的大胆的，高視闊步的走向孩子們的隊伍中去，這其實也是我很願意的。別處的我不敢確說，倘是我們那裏的孩子們却大概都勇武好戰，起初是都現得很親善的嬉笑着玩，結局却總要打得頭破血流而後止，但再後幾點鐘又各帶着還未結疤的傷痕，哈哈地在一起了。這情形，與現在的我們的將軍們戰爭倒似乎也有些相像。但大約因為我特別的瘦弱吧，那時他們也特別高興向我用武，不過是母親在身邊，他們就不敢亂動的，至多只能站在遠遠的投一個石子，或一團泥巴而已。我在這時，每每倒要顯出高傲的樣子來了。

我記得那時常和我玩的孩子們，他們也特別對於他們的母親表示好感，例如吧，晚飯之後，隣家的奶奶抱着根水煙筒過來和我的母親閒談家務。孩子們是一定要扯着衣角，連跳帶跑的跟一齊來的。從沒有看見他們跟着父親一道跑，並且當他們相打之後，各負着創傷一路哭着回來時，他們的父親至少還要在頭上再加上一串菜籃。這很使我憤慨而且不平，有時竟因此自以為沒有父親為幸運呢。

但是，我對於母親不滿的地方也多的，例如每晚我吃東西吃得正起勁的時候，他忽然要來阻止：「夠了，要肚痛呀！」還有她走人家不肯帶我去時，就把我關在房子裏，有好半天不能玩，並且還要嚇我：「好好的坐着溫習書吧，外面狗子要咬的！」還有，是她不准我到屋後菜園裏去玩，說是那裏有毛蟲，經過菜棚，她就會冷冷的掉在你的頸上頸子就要凸起一個大紅疱，癢得要命，痛得要命的。你不知道呢，菜園裏真真有趣，夏夜裏，這裏有許多星星滿天飛，這是一種蟲，很奇怪，一到夜裏，牠屁股上在閃閃地生光，綠色，好看得很，我們那裏的人們都叫他洋火蟲。夏天的白日，瓜棚上吱吱的叫，跑近一看，就可以在瓜籬上會到紡紗婆。到了秋天，一踢翻泥壩，就跳出一個蟋蟀：「瞿瞿！」我們也就叫牠瞿瞿，倘手快，是可以捉到的。那時我雖然小，但鬥蟋蟀的玩意已知道，而且也極感到興趣了。所以，雖然下了禁令，我還是常要偷偷的走進菜園去探探消息。這裏，我還應該記念我那長工，他自個裏回來時，常常從兜裏撈出一隻綠瑩瑩的大蝦蟆，頑皮地說：「不可告訴奶奶。」

當我讀到三字經的時候，姐姐大約連十三經也讀完，在一個夏天裏，她便跟一個叫做梅姐的遠親到省城裏進洋學堂去了。當時母親很躊躇，但見連梅姐也去，大約都應該讀洋書吧，所以終於毅然許可。不過她因此却在外邊跑

了許多天，才弄到幾十元學費。幾十畝田是只夠吃的，我們的負債就自我們讀洋書始。到冬天，姐姐從城裏回來，樣子改變得很大，辮子也不見了，裙子也縮短了。這時我正讀完三字經，我的私塾教育也就在這時完結。新年的元宵一過，我們全家便搬到城裏去，我也進了學堂了。此後母親每年秋天必須坐轎子下一次鄉收租穀。寒暑兩個假期，她就忙在籌學費的奔波裏。她臉上的縐紋也就一年一年的增多了。

我進了學堂之後，對於體育倒感到非常的興趣，人却也有些野蠻起來，但終於並未拾到錦標。對於功課，很是疏忽了，特別是討厭英文和算學。母親因為要時時應酬債主先生，對於我也不能像從前那麼關照得周到，這時來擔任這管理責任的，不覺就到了姐姐身上，她每天晚上要我習算學，拚生字，但我那裏肯聽她的話呢，而她却硬要我做這些功課，於是我就向她動武了，甚至榔鐵餅似的順手將墨水瓶，硯台打過去，一直要等她哭了之後才滿足的，勝利的去睡覺。我們這樣每晚的動全武行，一連延纏着有好多年。直到她離開了我為止。

姐姐當北伐軍興時到上海去讀書了，這時我們的幾十畝田已減少了三分之二，母親臉上的縐紋卻又增加了許多，而且時時咳起嗽來，時時提起父親了，然而，靠着那雙小腳到處跑，終於又給她籌到了款子。那時候，我是非常

高興的，人們好像也非常高興。新到的軍隊來一班又去一班，去一班又來一班；休息时在街中間坐下，店舖前安置了涼茶和粗點心，店員們三五的踱出來與他們攀談，哈哈地胡鬧着。學堂不上課了，學生們太忙碌，成天拿着白旗子，在街頭奔馳，向人們說些慷慨激昂的話。我後來也背上了斜皮帶，頗像一位體面的軍官。後來母親也高興起來了，對於我說的話，我的同學們說的話，都一一點頭，微笑的嗆咳着說：「本也應該這樣才好，你們都是對的。」數日之後，情形不同了，學堂仍然上課，我的斜皮帶也取消，母親臉上的縐紋也更加多了，她驚疑的嗆咳着說：「這是誰要我們這樣做的呢！」又靠她那雙小腳到處跑，籌到了款子，將我送走了。

現在，姐姐也做了四個小孩子的母親，我也不覺在上海流浪了多年，回憶讀書時代，我真要向姐姐抱歉。不知道，母親臉上的縐紋又增加了多少，咳嗽咳得怎樣？我現在的生活雖不大好，母親現在的生活又如何呢？不知怎的，我總提不起寫家信的勇氣來，但母親也很少來信，然而我是像飄蕩在水中的一片葉啊！沒有錢用呢，只有向朋友們去借，沒有父親的兒子，的確最吃虧。

然而，母親，倘你現在和我一起生活，也許不致再驚疑誰要我們「這樣」的吧！

川行回憶記

劉明

從成都出發，搭乘岷江的下水船，直到犍爲，才登岸去住宿息客店子。大約是俠義小說太讀多了的原故吧，晚上一進那略帶陰濕的房間，便疑慮床下有地洞，會在半夜之際，有提撥風刀的漢子，鑽了出來。其實犍爲是個很熱鬧的城市，哪裏會存在古時候那樣的黑店呢？這，在自家的心上，也是很明白的。但我和同行的黃君，卻還是照着俠義小說上得來的常識去做了，一手拿着昏黃的油燈，一手揭開被蓋和蓆子，看看床下的泥土，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如今想來，這確實是太孩子氣了。

本來要由水路去到叙府的，但因岷江下遊，匪太多了，船不敢下去，才把貨物和旅客，通留犍爲，而我們也只好由水上移到陸地去住。然而城裏却在我們到後的第二天便給另一地方潰下來的兵士擠滿了，我們又祇好從城裏退了出來，在靠着江邊，尋個茅草店子住着，白天看一船一船的兵士，從那邊渡過江來，看船伕子和鄰近的鄉民，在一張白木桌上打麻將。晚間睡在乾稻草舖就的床上，聽夏天的急雨，和遠處低沉的砲聲。旅人的日子，是過得極不舒服的。我和黃君都富有急躁的性子，簡直是住不下去，便決定放棄了船，沿着江濱的路，用足走到叙府去。然而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大路，路又好走不好走，我們都一

概不管，各人祇是把包袱往背上一放，憑着一股懂懂勇氣，便開步走了。剛走到半里路，便有幾個荷着土槍的便衣漢子，攔着我們的去路，盤問我們要什麼地方去。我們便把目的地回答出來，他們說，去是可以的，但須把衣袋和包袱通通加以檢查。我們有點疑心他們是匪，（後來問人才知道他們是川邊鎮守使陳遐齡的士兵）而且沿江走下去的心情，也並怎樣成熟，便回頭就走，他們也不趕來，只是像先前一樣仍舊倒在大樹根邊，懶懶地睡下去。不知我們九年前天真爛漫的孩子氣，使他們不會動疑，還是他們隨便將事不願克盡厥職呢？總之，現在回憶起來，他們那些誠實而愚拙的鄉民面孔，實在是很可愛的。

後來打聽出一條大路，須經過好些鎮市，才能繞到叙府去的，我們便又動身起了。一路上倒還清靜，只是在錢上吃了好些的虧。不知四川現在的幣制是怎樣的，我在的那個時候，的確可以說是太糟糕了。除正幣是銀元而外：鋪幣卻只有三種銅圓：當二百文的，一百文的，五十文的。一般小城市和鄉場上的東西，賣得比較便宜，這樣高率的輔幣，怎能適用呢？於是，在錢爲便自行造出當十的錫錢，在百花場孝兒場，便自行造出當十的紙幣。這在當地的人民，當時暫時得着便利了，但在我們這批旅人呢，可就受了活天冤枉。因爲這個鄉換來的紙幣，到另一個鄉場的時候，卻又不合用了，而且完全變成廢紙。

在岷江的這面，剛一望見對岸烟火攢簇的叙府，黃君便高興地喊道：這下子可好了，那邊城裏我有朋友，現在去把錢吃光再說吧。好的，我回應了一聲，便一齊走進一家飯店去了。結果，只吃了七百多錢，當時我們身上一共剩了一千二百文，飯賬給了還要餘下些的。不料店老板接着我們的錢，便馬上退還我們道：客人換一換，我們這裏不使當二百的。

但我們除了六個當二百銅元而外，全是些無用的當十紙幣了，一時想不出錢的辦法，只有面對面地望着，如果要用文字來描寫的話，那就正合於史記蘭相如傳上的一句話，「相對而嘻」。因爲嘻字下面的按語，便是哭不得，笑不得。結果，由旁人說好話，交出六個當二百的，而且連所有的當十紙幣。

旅人的武裝，倘若說是錢，那我們便算完全繳械的敗兵了。不過大家心裏並不絕望，因爲對岸的城裏，還有着我們的熟人。然而到江邊碼頭上時，卻又使我們叫苦：怎麼辦呢？渡江是須要船錢的。

「不管，不管，索性今天再同人吵架好了！」我們兩人走到船上去坐着時，一股無賴之氣，便籠罩在兩人的臉上。然而到底還是富有孩子氣的原故吧，看見對岸漸漸移近，船伙子要收錢的時候，兩人的額上都冒出不安的毛毛汗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

平頂山

芝岡

這裏是平靜的村莊，
麥田裏風吹麥浪，
大路上行人來往，
小溪邊放着牛羊。

也不知幾歷春秋，
小溪只緩緩地安流，
旁晚看西曠日落，
晨起看東山霧收。

雄鷄在小院裏高吟，
籬落間狗吠生人，
田野中互答的村歌，
是每歲豐收的好音。

這一年又到了中秋，
田家都祈禱神麻，
陳列了餅果香盤，
拜一輪皓月當頭。

這皓月升到中天，
滿村中戶戶同看，
男婦飲團圓美酒，
小兒穿新的衣裳。

月放出異樣光明，
人間早到了夜深，
看月的都入了睡鄉，
貓頭鷹在月下飛鳴。

一陣陣飛，一聲聲啼，
從村東飛到村西，
呪遍了全村的災禍，
又投身向古木枯枝。

月華向天際沉淪，
秋蟲在草際低吟，
籬前驚醒了睡犬，
吠曙天行露的村人。

又一天美好的秋陽，
村莊裏充滿了平康，

桂花在籬邊開放，
風吹來陣陣芳香。

這村裏有一位巫婆，
她穿起神秘的黑衣，
說：『裏裏謹防厄難，
』聽，昨夜有夜貓長啼。』

但農人在田裏耕田，
農婦在家中煮飯，
路上有行人往來，
屋旁有兒童歌唱。

不多時日到中天，
屋上又騰起炊烟，
在鷄鳴狗吠聲中，
有一個好音流傳。

這好音傳到村莊，
老年人喜笑開顏，
『噢，有前清便有後清，
宣統爺要放恩根。』

「真嗎，我們真餓得眼青，
今天也降下皇恩。」
大家都恐後爭先，
向平頂山頭進行。

大路上人山人海，
每人都拿袋携筐，
老公公扶着童孫，
大嫂子牽着兒郎。

希望在每人心中，
眼前是平頂山峰，
如小孩巴望新年，
恨不能駕霧騰空。

忽一陣號聲傳來，
大家多懷着鬼胎，
日本兵從四面包圍，
樹林中露出鋼盔。

人羣中起了喧嘩，
大家向山頭亂爬，

山頭也排着日兵，
像一條當路的長蛇。

翻譯官向大眾揚言：
「你們真洪福齊天。
來，快跪下先謝皇恩，
昭完像準放糧錢。」

大家都跪倒山頭，
喜和憂在心底對流，
忽聽見「達達」的聲音，
照像機像幾條怒牛。

「呵，快跑，那是機關槍。」
一時間烟起彈飛，老幼哭喊。
山頭的塵土蒙蔽了日光，
山谷中傳出了哀鳴的回響。

三千條生命像鍋裏油條，
他們的鮮血染紅了山坳，
這時節秋陽早已西下，
只餘光映照着山中的血槽。

幾十個日本兵笑罵交加，
夕陽中露出了血口獠牙，
用刺刀亂刺這滿山的屍體，
向空山顯牠們慘酷的矜誇。

二二，四，八。

隨筆

關於「春瘧」

饒曉

林幽默近日編定了一個新名詞——「春瘧」。這名詞够風雅了。正如稱讚姓張姓李是「妙姓」，這便可算「妙辭」！談起某生近日頗患春瘧了，實較勝於說那小子正鬧着性的煩悶之類。夫瘧疾也者，忽寒忽熱之病也。該病菌侵入血管中後，二十四小時內足以破壞全部紅血球，輕性的可治以金雞納霜，重性的則需要適當之砒劑。醫學上最初有將己身當作科學試驗者，單為這病有過殉道的人，終於發現傳染的媒介是蚊子。這種勞苦功高的科學英雄未必有人紀念着吧，也許醫藥史教室裏偶然還提及，講半小時。但蚊子不多的春天，這病是少的，可見「春瘧」名辭雖雅，猶有過火之弊，例如歐文有謂旅行而感不適者，意同發寒熱，不得謂之「旅行瘧」也。

但較之春愁春病，這名詞又漂亮多了。寫感情之變態，寒溫之失常，也頗類似的。本大醫士現在發表偉論，怎樣治這「春瘧」。

這些話只是些修養上的小意見，講出來又頗違背莊子「和不欲出」之道理了。但莊子不終于著作了那麼多文章麼？則何為而作也？區區又何為而不作也？

夫人生之事，不僅是食色而已也。一切有情皆需食色，但人究竟和飛禽走獸不同。這點孔老先生看得明白，所以只說是「性也」。但此公終因不愛談閒話之故，只說，「血氣未定，戒之在色」。為什麼戒？怎麼戒？戒了又怎樣好？不戒又如何壞？此公一肚春秋，未曾發表出來。落得二千四百餘年後，廣出了一位謬人張競生，假科學之招牌，竊經書之故典，在這兒著『性史』，編『食經』，擾亂社會，殘賊青年。相傳某小學竟因『性史』的緣故關門了，即是一例。

夫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有聊人少而無聊人多，弗羅特公醫道高明，發表過精神分析論，是大多關於性的，於是歐洲有許多謬人，也張皇其辭，弄出許多笑話。這些笑話張博士未必知道的。給他知道了一定又將奉為經典，著出一部精神分析學來了。物以類聚，方以羣分，世間事大抵如此。

戒之在色，戒？東西方有許多人發表過狠命戒這戒那的道理，西奈山有十誡，優婆塞有五戒，不得這樣，不得那樣。但托爾斯泰曾經舉過一個佳例，說剛學乘自行車的人，可以行走了，而不善轉彎，明明看到前面有一枝樹，明明想不碰上去，而偏剛剛碰在樹上，將自己撞倒了。這便是「戒」的危險。禁戒猶之倒拔蛇，拔出來了是運氣也是晦氣。有許多狠人，忍人，其情性陰險狠賊，僻謬乖張，便是戒的結果。

頗值得研究的問題是甘地的主張，他說如果 Animal Passions 強烈時，

最好齊腰坐一盆冷水裏。又懇勸人不可坐的過久，而且要將雙足露在水外，恐怕人着了涼。這好像也是可行的方法吧，敵國流俗的方法則叫人挖耳。意力全傾注于耳神經，什麼情意皆消散了。

一方面要不至滅性，一方面又要其服理智，無弊害，而歸于善生，這「春瘧」之症，竟是一非常難的問題了。而患者又多係青年，身體發揚，感情激越，扶得東來西又倒，教行一尺則跳一丈，想來想去，也還是一副和平平平的古藥方，名叫「怡情養性」。

怡情養性的方法雖多，又頗有流弊了，使人成癖，使人消沈，虛擲年光，玩物喪志，阻礙了高度的精神發展，妨害着強固的意力的完成，及其末也，經不起打擊，受不了艱難，只得隨隨便便，與流俗依違，這也好，那也好，竟至無話可說，無事可行了。對於社會依然是一種損失。——那麼，怡情養性中，又要沒有偏頗，使

不至生出這些弊病。

情欲雖係天生，然大半靠後天的培植。世界上既有寶玉，也還有李逵，這就成爲有趣。使人世不單調，有戲文。懸崖幽谷間，沒有好的陽光和肥土，生長出來便多奇松怪柏，環境使其然。稻麥經過適當的培植，可以多種，可以得大顆粒，人工使其然。熱帶的男女早熟，寒帶人壽算較長，天使其然。將粵人之子送往燕趙間養大，回到故鄉，則一定「不合水土」，正是氣候，飲食，起居，習慣之差異。可見天生有欲，不錯，而在適當的環境中加以調節，不一定會生出亂子來，使張資平張競生輩的著作得到讀者，或被入理會的。

試想青年男女一個個工愁善病，弱不禁風，密斯則皆林，密斯特則皆賈，西洋則有武士道之堂，企學，中國則又生出文士道之堂，企學，那境況實有些幽默不得！從此大學裏只講詩詞，醫科只研究性病，白天不必上

課，一到夜裏，在月下吹簫，算是主要學科，在花下開飯，在禮堂聽戲，而哥兒們小姐們也面白如紙，目光無神，筋不束骨，步不揚塵，雖曰未學，吾必不謂之學矣！那是未曾知道健康的緣故。

但反之，青年一個個頑健如驢，滿臉橫肉，甲說自己是李逵，乙也自號「黑旋風」，丙也揚着字典或硯臺當板斧，遇見女同志則吐一口唾沫，見了旗袍角則發楞，路上遇見挑菜的婦女也暗呢一聲什麼鳥，則也不太好。或則面如鐵漆，死眼低眉，見男子適適然驚，駭駭然走，被問一語則是被調戲了，偶遇脫帽又以爲必在鍾情，也不免太不像樣。皆因不甚明精神上的修養，將神經弄糊塗了，不健康之故。

那毛病，雖一半在于春，而着重在乎瘧，夏可瘧，秋可瘧，冬亦無不可瘧也。瘧之由來，在乎「以意爲之」的居多。自己的整個精神給「想像」

當了奴隸，古之學道者謂之「魔」，禪家謂六情所受悉皆是「賊」。「僧微，常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謔于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唸一笑，可得爲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爲非法！』微唯此而止」。在我輩俗人想來，這不算什麼的，而慧遠師深懼「亂意」，也許見機于先，自有道理。這兒順便也勸青年人最好不要學佛吧，因爲其中鬼祟太多，麻煩之至，勸人修養者，主靜坐，不知運動更可休息腦筋。加以野狐禪滿中國，極鬼怪之極致，入其彀中，必至生「魔」，欲以養生，適足以妨生，結果成爲不可治之神經病。當然，看看佛經，當文學或哲學研究，也可以生「慧」，即增加學識的。

佛說性空情妄，無所謂怡情養性，但佛家的生活法是合于修養的原則的。「天下名山僧占多」，則知他們自安于一種什麼環境裏。叫他們安于都市，必不易生活，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講，情感之所反應，必定非常紛煩，對於感覺纖敏的神經，如何不生痛苦？豈止「亂意」而已？天主教徒的道院，也在山水佳勝處，正是同樣的道理。無意，故無情，無情，故無愛。這與青年男女彼此稱「情人」，稱「愛人」，稱「意中人」，真是相隔頗遠了。

成日價與木石爲伍，林泉相伴，自能少俗慮，離世紛。但這時生物的本性又來了，依然是「食色，性也」！又怎樣呢？食欲先于性欲，所以先將食欲減到非常低度，吃着易消化頗滋養的素食，使味覺非常淡泊，則漸將色欲窒去不難。其妙訣表面雖是「戒」，實際却是一「移」。戒是撲火，移是抽薪，戒是叫人不可作這作那，其功效往往適得其反；移是叫人可以不作這作那，沒有激動，功效竟是天成。稍有經驗的人當然知道，當春瘧顯現的時候，忽然弄弄旁的東西，或抽出一本大代數演幾個算題，或書幾筆畫，或着一兩局棋，或聽一聽好音樂，心思向別方面一調遣，便好像給塵積了的神經來了一度刷新，有一種光風霽月之感，這也就是最高的快樂了，也便是許多藝術存在之一部分的原由。

然佛家是勇猛精進的，不但將情欲驅遣，簡直是抹殺了，一心念佛，則處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無懈可擊，一瘡疾「不侵，念茲在茲，死而後已，這便叫作不二法門，大菩提路；俗人視之甚苦，彼輩自處甚樂，這便是爲什麼古往今來有不斷的人出家，作和尚。

話雖如此，行起來却非常難。一着了袈裟事更多」，俗務也許多，但佛門中的麻煩事，實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出世禪空死生，入世亦需空生死，則世亦可，不出家亦可，反正同在這地球上生活着。而且，用全副精神消耗無用之地，徒然爲着驅

遺情欲，未免「小題大做」，有些可惜，而且，將腦筋永遠當感情和理智的戰場，亦非所以養生，是莊子的道理。那麼，即便「春瘡」盛行，戒也不行，移也不行，則聽其自然好了，只要精神有素養，生活有常規，能統取自己的靈與肉，則不見得會有痛苦的。

因為生活所限制，有許多人不能結婚，有許多人結婚非常遲，這種現象，尤其在歐洲社會中，是普遍的。每每在公園中有頭髮斑白的老姆姆，身邊玩着不滿三尺的小孩，問這是孫寶貴嗎？答覆還不過是她的大孩子。這種情形在中國社會是少見的。將來中國社會裏這種現象許會多起來，也難說吧，但我們看西洋人靈與肉皆非常健康，值得崇拜。即使獨身終其生，于事業也未嘗見有損，倒是克里蒙梭成了大政治家，康德成了大科學家，獨身「主義」雖不必提倡，獨身生活也未必一定是大禍害。當然，不見得

一定獨身才可以成爲大政治家大哲學家的。司馬遷著『史記』，其學問成于未下蠶室以前，德國好像施行消滅生殖力的新刑法，但一定不會有若干太史公也。

如果適當的怡養情性，保持健康，則決不會煩悶，更不會嬰春瘡。這需要相當的醫學知識，至少是明瞭己之身體情況，也需要純粹的深邃的人生觀。

「大富之家」雜誌

樊仲雲

這電影，譯名『大富之家』原文叫作『The House of Rothschild』。

關於羅斯恰爾特家的故事是這樣：

羅斯恰爾特是個猶太人，居於德之佛蘭克府，經營銀錢兌換業。羅斯恰爾特者，即『紅盾』之意，同英文之red shield，因他嘗以此爲商標

，故不僅以此名其店，且以爲姓，他死時，積資已很厚，分與五子，在佛蘭克府，維也納，倫敦，那不勒斯，及巴黎五處，經營金融業。而在倫敦的第三子南善（Nathan）尤善活動，當拿破侖戰爭時，他認爲拿破侖必敗，大收英國公債，待滑鐵盧之報繼至，英債大漲，他遂大獲利，傳至其孫，封爲男爵。這雖與影片中的故事略有不同，不過無論如何，羅斯恰爾特家之爲操縱國際金融的猶太富翁則同。

猶太人是沒有國家的民族，因此，影片的作者，因爲他具有這樣的力量，遂譽之爲民族精神的復興，並以此之購買英債爲愛國。一個金錢萬能主義的猶太人，現在竟成爲國家主義者，這是值得奇怪的。

猶太人沒有國家民族觀念，而只有蓄積金錢的思想，何故？

這是因爲他們向爲奴隸，生存意

論特強之故。

原來國家這個組織，老實的說，只是統治階級經濟剝削的武器。統治階級因為手中掌有國家機關，於是便有權力向人民抽稅課捐。所以對於這樣的國家，無論誰都沒有愛的必要。同是自食其力的人民，又何有於此國與彼國呢？這是猶太人對於國家的見解，他們這樣成爲世界流浪者。他們是奴隸。奴隸迫於生活，自沒有理想，他們惟一的要求便是生存。而在這社會，足以爲生存的惟一保障的，是金錢。所以結果，猶太人只知孜孜爲利。

中國人也曾給人稱爲東方的猶太人。爲什麼？便因中國人也只知金錢，沒有國家民族。而根本的原因，則由中國人許多年來，也是亡國之民，與猶太人一樣，不過猶太人是無國，中國尚有個名義上的國而已。試觀數千年的歷史，所謂國家者究竟給人民作了點什麼事呢？那末除抽捐徵稅以

外，實在是一點也沒有。有之，便是爲了爭奪捐稅而彼此戰爭。所以對於這樣的國家，在人民看來，誰來做主子，都沒關係。遼、金、元以至清，都好，只要能減輕賦稅就是天子聖明了。

三

所以在奴隸樣被統治的人民是沒有國家的，但是，不止如此，在資本家，在官僚等統治者，其實也是沒有所謂國家。

像羅斯恰爾特那樣的金融資本家，沒有國家觀念，因爲是猶太人，其實即非猶太人，又何嘗不如此？他們的需要國家，只是在他們可以利用國家這組織以擴張其利益之時。故與其說他們是愛國主義者，寧是拜金主義者。至於官僚，那更不消說是一樣，俗語說，『千里作官只爲財』，只要錢財到手，那管亡國害民。資本家與官僚的不同，不過前者是以資本求利益，後者則利用其權位而求利益罷

了。

因此，羅斯恰爾特五弟兄，可以分營金融事業於五國，而如中國的官僚，則如有名的長樂老馮道，可以歷事晉漢周四姓十三君，馮道是哲人視爲無恥的，且不說他，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子，亞聖孟子，不也曾周遊列國以謀作官嗎？而爲秦變法的商鞅，不是夷滅他的祖國的人嗎？然而都不關緊要。國家原不是他們的。

這樣說來，愛國的究竟還有誰呢？在從前，便是君主，因爲『朕即國家』，所以國家的滅亡，於他大有關係，而以此故，他主張以『忠君愛國』爲道德之最高標準。但如南宋那樣的國勢，二帝被擄，中原倫陷，高宗秦檜偏安一隅，則只要能够保有『小朝廷』，即稱『臣皇帝』也無妨。這便是說二帝被擄固可痛，中原土地也可愛，但爲稱孤道寡於小朝廷，割地求和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現在，君主沒有了，於是國貨的

製造家說，用國貨就是愛國。國家便是這般工業資本家的。爲了要抵制外國貨的輸入，他們主張保護關稅，就是能够保護其工業的關稅。國家是這樣有利於他們的，所以他們要愛國了。

四

總之，猶太人是亡國之民，他們無國可愛，中國人雖尚有國，但可不知道爲什麼要愛。華僑遠在海外，受人欺侮，希望中國能加以保護，所以他們愛中國，但是中國所希望的是華僑的錢，不是華僑的命。不過這也是歷來如此，只是於今爲烈罷了。不僅華僑，國家對於人民，就是這個樣。只要人民的錢，不管人民的命。人民爲了保全自家生命，於是遂只好竭力積蓄金錢了。

猶太人有錢，南洋華僑也有錢，可是在中國，則除了官僚階級以外，已民窮財盡了，這樣，在中國配稱爲猶太人的，實只有少數官僚階級。他

們便是中國的羅斯恰爾特，他們買賣公債，操縱政治。不過歐洲的羅斯恰爾特是先發財而後作官，中國的羅斯恰爾特則相反對，是先作官而後發財。

想到「體育」

徐訐

不信咱們可以到 總理陵墓去討咒，也許你問問那時住過奉天北平的人也會知道，我是的確確親自聽見過。而且，直到現在，凡是住在當時奉軍駐紮附近的學生們還會模倣，我雖然只記得二段，但是這二隻軍歌的印象真是給我非常的深刻！碰巧這二段剛剛是一隻一段，特先引下，再說別的：

「……長板坡上趙子龍，還有張翼德，長板坡上稱英雄！……」

「……排長升連長，連長升營長，營長升團長……」

抄了這二段歌，本想加些長短音節符號，但是爲恐弄巧成拙，于是作

罷，反正我並不是想在音樂上面來說廢話。

這二段軍歌，在文學上分：前者是古典的，後者是浪漫的；在本質上分：前者是當兵的標準，後者是當兵的目的；在兵的觀點看來：前者是現在的努力，後者是將來的希望。

無論從那一點看來，牠的「宗旨」終似乎非常明顯；在第二段中，十二萬分確實，他沒有唱到：「升軍長」，或「升軍團長」的；這點，要是我去當兵終不免有些不高興；第一段中沒有「諸葛亮」「阿斗」之形容，也似乎叫人有三國演義裏雲長與翼德之異議：「噢！我們做到頭還是要到長板坡上去叫，而你到安坐帥椅搖「英毛」扇，搽「蝴蝶」霜？」但是這些異議都是往事，現在那般人都是化灰的化灰，做日本兵的做日本兵，當土匪的當土匪，我們都不知其下落，我們只知道他們的頭腦正去過歐洲，不過他是只唱「小妹妹我愛你」與「

蝴蝶到處飛呀，飛呀！」的，決不唱上述的軍歌，我敢担保！所以，這些歌既已告終，我也不想多提。

我現所想到的是中國許多事件，常常要說得非常純粹，非常文雅，沒有別的目的的神氣，而結果是比一切有目的的說法，還要簡單，很容易記，無論什麼事亦有一個目的——「升官發財」吧了！

比方說，當兵的目的，各種有各種的說法：保護民族，保護國土，保護主人……而中國偏要說：「當兵就是為當兵」好像勇敢善戰就是當兵的目的似的，像第一支歌所表示的：至于第二支歌則確是當兵者的目的了，但好像反是上司當其盡責而設報酬。

你可以看，就社會上許多事情都如此，譬如一個賣畫的人，你叫他去畫一幅，他一擱一年，這似乎表示他是「為畫而畫」的精神而實際到是提高價格的意義；再譬如說一個關的親戚或者上司稍有小事，你送了原禮上

去，明明是拍馬屁，但偏要說：「這是為「禮也」而禮」。這些真是舉不勝舉！

現在，根據這個，我想拿最風行的「體育」來談談。

體育是好事，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不過當初大家提倡時，我們附和的理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有病夫之稱，讀書做事能力都不夠之故；但是現在又是：「為體育而體育」了！當然，我也並不否認，體育有體育的理論，以這理論來實施體育時能使大眾有興趣或者易起興趣，社會上可有專研究體育的人。不過現在，並不將體育普及，使大眾有興趣，而集中于幾個人身上，則未免是與初旨相去太遠了。

也曾經有一時候國術救國。體育救國也有人說過，這看來似乎是「為救國而體育」了，其實這是錯的，這同前述以「升官」以獎兵士一樣，以「救國」獎運動員吧了。

把跳舞與救國相聯，意思是說跳舞已經救了國，我們還要什麼？于是可以為跳舞而跳舞了。且因其救國，還需有獎。這在體育之場合は更加顯明的。

東亞擴大地提倡體育的以日本為首，（他媽，又是他為首！）他們因青年學生，多不守分，甘心左傾，戀愛赤化；于是効鑿美國，一方面提倡明星，報紙宣傳，畫刊介紹，高高捧起，既實且播，使從此青年都只想做明星，抱女明星，出風頭，跳舞，喝咖啡去；另一方面建築大運動場，熱烈鼓吹，報紙篇幅，照相廣告，且把女運動員袴腳截短，以昭衆目，便每次運動，有觀者如雲，有掌聲如雷；凡勝利者，男為皇，女為后；于是學校為校名乃相隨大加提倡，體育教員為地位而偏重選手的練習，忽略全校學生體格；而運動員升學則通融免試；畢業則特別便宜；有畢業後僱為「學生」者，有未畢業先給津貼者，並

使全國女子都愛體育家之名而傾倒，一一怒不噴囑多述！反正日本這矮子，殺千刀的，終比我們凶！不久就屢握遠東運動會牛耳。今則要加入萬國運動了！

當北伐軍節節勝利，便衣隊深入敵軍，勇不可當之秋，張大帥退出關外時候，爲防革命高潮侵入東北，乃派現任僑國大臣的趙某出使日本以求計；計得歸來，而大運動場興矣（這雖還比不過現在南京運動場）本來關外好漢，個個粗壯，一練之後，威震全國；現在東北亡了，雖關外漢們，仍願算中國選手；但此非「運動足以救國」，實乃「選手實在愛國」而已。

官中提倡，此爲首次；但當初某某等留日學生在北平辦私立大學時，早已用這個東洋法來提高該校社會了，所以，在中國，與其說是方法新鮮，毋寧說是目的新鮮爲是。這些支節，暫且擱下。

記得當時革命軍進北平的是閻將

軍。該將軍在山西十多年，忽聽得戰鼓咚咚，軍號嗵嗵，由遠而近，由南而北，浩浩蕩蕩，勢如破竹；於是命令全省舉杯慶祝，共放爆竹，掛出總理遺囑，尋來三民主義亂讀；於是汽車一輛，直闖北平城，大平地奠定了北平革命！當時在北平暗地努力的同志們，原是箭拔弩張在幹，今忽而輕易地落于老閻手中，未免不甘心，而期待冉冉而來的一場革命熱鬧的青年，這時也都一頭冷水，感到寂寞！

迎合這個晨光，他們爲防止暗中怒潮以爲革命既已成功，理合實施訓政，夫強國必先強種，強種當然運動，于是在運動之風本盛的北平，一夫夜呼，四面響應，當時報紙因戰事已停，每天登新官上任消息，未免使人掃興；于是那個剛不用了的頭二號大字用到體育消息上來，也許記者們因被大帥壓抑而不敢用于南方勝利消息的許多戰爭上的字眼，這時都用了出來，把青年壓在心頭的巷戰血戰火光

等的衝動，發洩到運動場上去，但也決不是偶然的事情！看當時青年學生在球場上起勁的神氣，受他們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于是互爲因果，所有北平的報紙教育欄都改成體育欄了；此風直到現在，造成二校比賽時學生的仇視情形，日甚一日了。

當時中央命令，各校增加軍事訓練一科，北平警備司令張某是担任四個大學校的教官，這是怎麼想把青年期待好久，熱鬧一番的革命浪漫慾望，移到一個使山西人當局無害的局面去了。然而，當時一切毫無像南方般的革新氣象，能使在運動視線外的青年血潮穩平，所以，在燈市口一羣青年的被補是逃不過似的發生了，接着是在北大二院又捕去五十幾人，大呼口號，狂揮鎗柄，而第二天軍警包圍北大的事情是實實在在像是責問你們不去看清華與燕京的賽球，而要在禮堂裏開會的蠢舉！

從中學到大學，請你去調查一番

那些運動的功課的成績，圖書館借出的統計，以及每次學生運動時他們的態度；同那每個學校體育場之受體育

教員與選手有意無意的把住壟斷，他當告訴你些真理的！及許多用功的青年為餘興而玩球，為休息而散步，被那班選手們為校名而練習，名正言順地熱譏冷笑地把別人趕走，或向體育教員撒嬌，或故意推今天練習不夠，明天不出場來要挾的把他們哄開的等等情形，我是聽見過不知多少次，看見過不知多少次！對於一二女選手腿部的粗壯，手臂的有勁，而認為中國女性解放底進步的現象，那才是男子色情狂與只讀過幾幅畫報就抱被而睡的想法！對於遠東運動會成績方面的總計，全國運動會記錄的升高，認為是中國青年實趨于健全的途徑，那才是會哭死有思想人民的笑話！

冬天裏足球，秋天裏籃球，不久的以前遠東運動會曾經舉行，中國足球是勝利的。茂盛的青年，終算是抗

過日本，現在夏天的時候到，該在海灘舉香檳酒以慶祝了。

天下好事可以不好，不好的事情可以好，看你用處在哪兒就是。把目的弄成純粹，結果完全依着升官發財的目的上走去；還是當初存一個比較不純粹的目的吧！

正話太多，有傷風化，爰述笑話一則，以為結束。

「前清時代有那麼一天，一只鴛船停在河旁，一個裸體的六歲小孩偷了一尾拿回家去，母親非常高興地問他裸着體怎麼偷的？他說：他偷了用背貼在牆上，等船開後方拿了回來。于是母親大加贊賞，認為聰敏非凡；從此就命其兒以偷為業，以供其母煙癮。」

「後來忽然改偷為搶。被捕，且斬首矣。子在法場上要求母給他一口奶吃，而突將母的奶頭咬下，鮮血直淋，不在話下；母問其故，他說：『以報六歲時你誇我聰敏之恩也。』」

而這已經晚了，子終于被棄于市！——這個故事，流在寧波甚廣；罵人「咬奶頭」者，即據此典也。

社會的法則叫做段落，常常比前清法律為嚴的！

怎麼？話說得不知所終起來了！想我向諸位拱手，文章寫不好，愿諒！愿諒！

光華書局

雜誌部

代售
代發行
全國定期刊物

服務週到

寄件迅速

詳細目錄

函索即寄

從「發掘」說到歷史小說(上)

曹聚仁

發掘，凡共五個短篇歷史小說：

- 一、新堰 寫隋末農民暴動的故事，
- 二、白楊堡 寫明末饑民騷動的一段故事，
- 三、突圍 寫清代白蓮教騷動的故事，
- 四、詩獄 寫清初呂留良之獄，
- 五、北邙山 寫南唐亡國以前的一幕趣劇。

關於這五篇小說的材料來源，作者聖旦在這小說集的前記中，有詳細的述說。我的批評，想分兩部分來寫：第一部分泛論歷史小說的取材和寫法，第二部分批評這五個短篇歷史小說的短長。今番所做的屬於第一部分。

歷史和歷史小說，要算中國學術史上兩件最發達最有成績的兩件事。近百年來，歷史學的凋殘，(孫中山先生去世已將十年，連一本可讀的傳記都沒有，可見中國並沒有傳記作家。)和歷史小說的消沉，實在是可異的反常現象；這也是民族衰老的一種徵候。前幾年，茅盾曾經取歷史題材寫過大澤鄉、石碣、豹子頭林冲幾個短篇小說，其後也沒見有人繼起做這個工作；聖旦的發掘，可說是有系

統有意義的嘗試，豈然足音，當然可喜的。

歷史小說是不容易作的，此中參不得一個「懶」字，更參不得一個「粗」字，下筆以先，要和歷史學者一樣做搜葺材料整理材料的工夫，也許寫三五千短篇小說，要翻破十百卷史書，抄錄三五萬史料，此與八斗天才的不凡作家頗不相宜。每件史料，早已注入寫作史料者的主觀色彩，一不小心，我們便被原作者所瞞過；寫作之前，要經過一番客觀的審斷工夫，此與但憑直覺伏案理想的大文豪亦不相宜。今日小說家歡喜寫三角五角戀愛而不愛寫歷史小說者，蓋氣吞牛斗的天才，必不高興在螺絲壳裏打道場也。

以往的歷史小說，其初並不是文人積意經營，蔚為巨製。南北宋之間，茶館的博士，憑着他的道德觀、人生觀、婦女觀、宇宙觀，把史料穿插起來，又依聽衆的心理敷衍起來，這便是所有講史小說的起源。茶博士歪曲歷史的事實，那是必不可免的；其後有好事的文人，再依據史籍修改一番，用自己的道德觀、人生觀補綴一番，即便成爲坊間印行的講史小說了。三國演義、列國志、殘唐五代志、水滸傳都是這樣產生的。亦有茶博士已經造成有力量的輿論，如三國演義最重關雲長，居然成爲武聖；種種神異性格，和史載絕不相同；文人雖明知之，亦不敢加以改正了。

這種自然發展的歷史小說，細微處曲曲描寫，事事能引人入勝，乃其長處，取材多錯誤，批判多迂腐，結構多散漫，乃其短處。我們着手寫歷史小說，應該採取另一種手法。即如三國演義，以三國志為底本；茶博士們的眼光，本不夠了解諸葛孔明的人格，也不能夠領略曹孟德的襟懷；所以寫諸葛孔明之風流儒雅，寫曹孟德之雄才大略，寫曹操之輕躁狂暴的小丑；寫赤壁大戰，把指揮若定的周瑜，寫成因人成事的跑龍套，把老成持重的魯肅，寫成笨拙如牛的傻瓜。那麼好的題材，我們應該着手重寫。黃巾賊的動亂，和張道陵五斗米道的發展，可以寫出一幅農村社會動盪時的偉大局面。黨錮之禍，建安文人生活，正始竹林清談生活以及佛家思想滲入後的出世生活，可以寫成一幅中產士大夫階級的動亂圖案，再穿插以政治上種種變動事故，格外可以寫得十分熱鬧。新的手法的三國演義，決不僅是瓜棚下的閑談資料，至少是反映人生社會的大鏡子。——這是大發掘的艱苦工作，決非一手一足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章回小說，結構總是非常散漫。現代創作小說，結構亦多嫌簡單，這樣寫千百人生活的大結構，其組織能力也得有長期間的訓練。聖旦先生的散篇創作，正是大組織的前期準備。從前福勞貝爾寫第一畢尼克戰役後的加爾賽齊反亂成為薩朗薄，顯克微支寫羅馬沒落期生活成為你往何

處去，其偉大成就皆基於一點一滴的勞作，「但問耕耘，莫問收穫」，從事創造歷史小說的應該有這樣毅力和信心！

關於發掘的本身批評種種，且待下回分解。

關於沙汀作品底考察

陳君治

待析先生發表於現代雜誌上的文壇上的新人最初會預定寫六位新人，但他在只寫了臧克家，徐轉蓬，沙汀三位之後，就因故而「擱筆」了，我在此無須忖度他不寫下去的用意，也無須追究他之所以欲著作這篇文章的原因，那些事不一定要由我去揭發的。我在此所以談及待析先生的那篇文章者，不過因為在他論及沙汀的那一章裏，有些為我所未能同意的見解。那末，就讓我把沙汀底作品和待析先生的批評同時來作一考察吧！

當我讀完了沙汀的處女創作集法律外的航線之後，我也感覺得在沙汀的作品中有幾篇確有着如吉爾波丁在論文關於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所摘發的：缺乏結合一般的事物與個人的事物手腕，沒有構成上的明白與整齊，未能表示出全體意義與個別的人們的典型的個別化……這許多的缺憾，但是我們却不能把這樣的批評加於沙汀的所有的作品，即如法律外的航線這小說集裏的漢好，盤兒，也是很好的寫作。尤其是漢好，能使我聯想到蘇聯作家巴別爾亦

騎兵、驍那樣的優美的風格，士兵的生活，和他們在爆發的憤恨的感情底下並不把一個被愚昧和貧乏造成的漢奸女人當作唯一仇恨的敵手，而向着長官挑釁，更認識了真的漢奸是誰，以致使連長恐懼地逃走，在這裏集團意志和個人意志的界限是很清晰地被劃分了出來的。

不幸，在侍桁先生的那篇批評沙汀的文章裏，我們只看見他把吉爾波丁那一段話整抄，後面加着他自己的一句說話「沙汀在藝術著作上所犯的一切弊病，完全都包含在吉爾波丁的這一段話裏」，無疑地，這是一個籠統的抹殺的，而又非常狡猾的批評。

沙汀的藝術是冷靜的，不動人的，缺少感情的地表現的能力，這是他最大的缺點，然而這決不是如侍桁所指摘的「是屬於作為新寫實主義的誤謬的途徑而表現出來」的，這只是由於沙汀技巧的不成熟而已，新寫實主義並未害了他去作客觀的表現。侍桁先生又說：「作者（沙汀）是在追隨新寫實主義的理論而寫作，他企圖在他的筆下強調起集團生活的描寫，於是（旁點係其加上的——治）在他的作品裏，不但沒有個人生活的幹酪，就連個性的人物都沒有……」我在此不能不指出侍桁先生批評裏的最大的惡意，那是對新寫實主義的攻擊。他認沙汀寫作的缺憾完全是被新寫實主義所誤，疏忽的讀者是會受了他這話的毒害的，作為沙汀一部分的寫作的缺憾：即在構成上欠缺明白

與整齊，是不是就是新寫實主義的缺憾呢？顯然，這是一種故意的歪曲，這是一種借用最漂亮的語句（侍桁先生文章引用了吉爾波丁的話）來進行他最危險的進攻的掩蔽。而且，在我的意思，沙汀的作品，與其說是新寫實主義小說的手法，倒不如說它是近於報告文學（Reportage）的手法。因為他多數的作品是不去勉強把事件類型化，不詳細分析和究討某種事件的原因，而祇將事實呈獻到讀者的眼前，法律外的航線為止沙汀的短篇，是這樣子的。

然而在沙汀所有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的基調，那就是通過那些平凡故事的描寫作者所加於舊社會的鞭打，和對未來的憧憬。我們可以舉出好幾個顯著的例子來的：

「洋兵嘴角上浮着猶笑，手弄着槍機。

胖子擊身子伸出船尾的鐵門，拼命地吼：

「說是不不要緊！你手上有癩疤！」

「我沒有得罪過人呀……」嘶嘎的聲調，給水聲遮斷了。

「你們說老實話！說你們是下等人！」兵士擊兩隻手當作號筒，也望着艇子嚷。他又車轉身對站在後面的同伴說：

「不會的！我敢保險！」

艇子載着苦痛和絕望，顛簸着，在她剛剛靠近岸的時

候，從空曠的田野，波濤一般的人聲沸騰起來，接着，是稀稀薄薄的槍聲。

「不要怕！他們是指着上頭……」

中國兵高興的叫嚷被樓上快放的機槍掩蓋了。

上岸的三個人當中，有兩個直劈了當地跌了下去。江的北岸，也突然迸發出槍聲和人聲。救生艇消逝在煙霧和火焰裏了。

在廣大的自由的天底下，是橫着田野，村落，黃色的江岸和黃色的波濤。波濤洶湧着，血和火洶湧着，好像吞滅一切的不平和仇恨，衰老荒涼的大江是變年青了！

汽笛哀鳴着，船預備死裏逃生。」（法律外的航線）

借從作者的筆底下，我們看見：那沒有得罪過人的下苦人的身子是被殘暴的，在嘴角上浮着猶笑的洋兵所洞穿，這並不是一種非常偶然的遭遇，而是舉凡下苦人在任何境地任何場合都有被人當作不值錢的生命而戕害，在這裏是洋兵的彈丸，在別處或是刀斬和牢獄，或一切舊社會的秩序，不過取着不同的形式罷了。作者描寫了這種不幸的運命，然而並不達到悲觀論，在沙汀的藝術裏，有的却是光明的追求，燃燒的情緒！年老的一代竟於體驗了種種艱辛和失望之後，夜抱的床榻上，親切地懷慕着青年一代的倔強的行為和反叛的意志（老人）。以及羣衆的擾攘和激怒情緒的高揚（撤退）。這也就說明了沙汀從表現現實的

故事中表現了他自己的對於前途的信念！這一點，是沙汀的可愛的地方，自然，沙汀是十分缺乏着當作詩人的才能底一面，即雖他有着上舉的好處，蓋因為他缺少着美的趣味與機敏，思想和機智，及個性表現的東西。在他也許以為這些在藝術中為無益的吧！我對沙汀抱着遺憾。

此外，還得提一提茅盾先生發表於文學月報的「法律外的航線」書評中的那一句話：「作者用了寫實的手法，很精細地描寫出社會現象——真實生活的圖畫。」是不是如侍桁先生所指摘的「頗有矛盾」呢？因為近頃大家都知道了現象有時與現實底真實相遊離，於是侍桁先生就把它們視為互相完全對立的東西，這自然，又是屬於極大的誤解，藝術藉形象以表現，真實生活的圖畫是從含有真實性的現象來描繪的。要之，我們應當把現象與現實在統一去考察，我們所要考察的只是在於那現象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現實的？

關於沙汀，關於侍桁先生對他的批評，因為篇幅限制不能過長，我就在此暫且告一個段落了吧！

「蘆廬絮語」序

陳子展

蘆廬絮語四十篇，都在去年申報自由談裏發表過的。後來繼續在自由談發表的同數文章，還多到四十篇以上，不過去了「蘆廬絮語」一個總題，而且改署了幾個生僻的

假名。此外還有署了另外幾個假名發表的文章，或刊在上海大晚報火炬，或登在濤聲週刊，再有幾篇是在別種刊物上發表過的。這些東西都是用文言寫出，共有一百六七十篇。如今可以收集得到的恰恰湊成了一百二十篇，把牠編成甲乙兩集，或許有個機會得和世人重見。

我爲什麼要寫文言呢？

這在我，本來不會想到這個問題，當我起頭寫這類文章的時候。如今有人喊出『文言復興』的口號，他們並不會抬舉鄙人做文言復興大師，但在正相反的一方面，幾乎要把這個引起文言復興的責任歸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了。有文爲證，見前一個月大晚報的火炬，題目是『開玩笑與發牢騷』，作者穆木天先生，他說：

人是有開玩笑的本能的。平時規矩地生活著，有時開一開玩笑，幽默一下，遊戲一下，亦倒可以。人遇到不痛快的時候，總是想發一發牢騷的。牢騷是一種排泄作用，發出來是可以痛快痛快的。……

然而發牢騷開玩笑時是不能不顧一顧前後後的。人是社會的動物。無論你的玩笑和牢騷是如何地無足輕重，它總是多少會有社會的影響的。假使所發的牢騷和所開的玩笑可以遺害於社會的話，則是大可顧慮一下了。……而且有些人一言出口是會生很大的影響的。一開玩笑

，天下應和；一發牢騷，多少人感到志氣沮喪。有時動機甚善，意圖甚善，亦可得所期相反的結果，有時隨隨便便，鬧了很大的亂子。……

年來此類之事甚多。如新師說一文出世，文言文就乘時機走了幸運，之乎也者竟又成了商品，充斥於市場了。於是玩鳳凰者有人，抄明人尺牘者有人，文言文於是一天比一天揚眉吐氣了。如果劉大白先生還在著的話，將不知道他會說什麼了。可是在『五四』時是新詩人，新的國語學者的大先生，居然能否定自己的過去，扔了鞭子，玩起鳳凰傳來，這確是大大可注意的。用意堪佳的新師說自然是不能不多少負一點責任。自從五秩自壽詩從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頭，銅版的功用引起海上油貴，青年學子爭相應和，此點又是可以輕忽視之的。雖作者戲擬無心，自以爲與人無涉，然而結果家值戶誦，而其壞的影響確爲不小。自然，在助長封建意識的復活之點，一篇新師說，兩首打油詩（按指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確是值得受指摘的。

穆先生這種善意的批評，在我只有很感謝的接受，但不知劉半農周作人兩位先生能不能接受他這種批評。我想劉先生做古文，周先生做舊詩，縱然是在最近，我於他們似乎沒有什麼影響，這是要請穆先生注意的。嗚呼！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倘若我寫的那些撈什子，如穆先生所說，『遺害於社會』，『開了很大的亂子』，那真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呵！

現在有一種反對文言文的運動正在開始了。昨日（六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載有徐懋庸先生做的『關於文言文』一篇。爲什麼在今日，文言文會漸漸抬頭起來的呢？徐先生却不會詳細地指出這種事實的社會的原因，不過他已經告訴我們有些什麼人在弄文言文這套鬼把戲了。他說：『今日的學校之所以教學文言文，就是拘束學生的思想的自由活動，這是很容易奏效的。』

至於有些作家，則因身處富裕悠閒的階級，做的是吟風弄月的文章，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作品題材，他們的作品題材，決定他們作品的形式，所以他們愛寫文言文。

然而也有一類人，則自知思想凌厲，用白話直抒胸臆，易致麻煩，所以故意用文言文作文，使他的思想披上一件不甚顯明的外衣，免得十分惹眼。

倘若真像徐先生所說，現在只有這三種人弄文言文，我不曉得他會把我列在那一種人裏，這倒使我誠惶誠恐的。

在這一年半以來，我做的文言文，篇數將近兩百，字數在十萬以上，因爲藉著報紙雜誌鎖路的寬廣，閱讀的人

當然不在少數，就不能說這些文章毫無社會的影響。至於這影響是好是壞，那就很難說了。倘若真像穆先生所說『遺害社會無窮』，或像徐先生所說『這是無意地替某種不良的傾向推波助瀾』，那就我的罪過可真不小啦！

說到這里，我想起墨子書上的一個故事：

墨子是抱定他的主義去救世的。有一次，他的門弟子問他道：『行義救世，那一件最要緊最重大？』墨子說：『譬如築牆一樣。能夠築土的就築土，能夠挑土的就挑土，能夠挖土的就挖土，然後這版牆就築成了。行義救世也像這樣，能夠辯論的就辯論，能夠說書宣傳的就宣傳，能夠從道理事實行的就實行，然後行義救世的大事業就告成了。』

我在上面引出墨子說的這個道理，未必十分對，不過暫且作爲我寫文言，讓人寫白話的一種強辯，似乎未嘗不可。

總之，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注意到我的，以爲我是文學中人，實則這個社會給我文學教養的機會並不充分，我只能寫點『不三不四』的文言，『南腔北調』的白話，在文學上沒有出息，那是活該。雖然，這個社會給我個人的恩惠似乎也算不小了，因此我對於這個社會的報答，總想竭盡我的最善之力，至於能力做不到，那是無可如何的事，我只得向這個社會的一切人們告歉了！（六月十六日）

長篇

耶穌 (法國巴比塞著)

小引

陳君洽譯

「耶穌，這個歷史上的巨人，從來因為時代之不同，人們對於他的解釋亦各異，例如把人的生活目標放在神身上的文藝復興以前的時代，則把耶穌解釋為上帝之子，所以耶穌不得不是超人，而聖經上的耶穌傳，皆是不可批評的真理。然到了科學進步，「自我」及「自然」被認識出來了，文藝復興以後的時代，耶穌亦被從天上牽下，人們亦從正教 (Orthodox) 中解放了出來，站在自由的合理的現觀點上去解釋耶穌了，(如法國的 J. E. Renan 的耶穌傳，意大利的 Giovanni Papini 的耶穌傳等即其例。) 文藝復興以前的耶穌觀自然是與專制政體相聯結的非科學的見解，即 Renan, Papini 寫的耶穌傳，亦是不曾脫去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哲學的看法。所以從這一面說來，我們亦不能像考古學者一樣地去考證，而從中去修補一個無矛盾的完全的偶像來。」

「巴比塞在一九二六年用耶穌這題目寫了一部用第一人稱來敘述的自敘傳，用新的眼光去解釋這個歷史上巨人，使他毫無神秘之處，而且亦不曾唯心地把他象化過，他對於耶穌的解釋，完全是藝術的，同時亦是科學的，而且我們更可以從中看得出一些唯物史觀的解釋出來。耶穌是生於一個貧窮的工人家庭中，所以在書中的第一章寫幼年時代的耶穌，每員是在一個小房的一隅睡來，見着母親在鄰室跟着掃灶灰，兩房間被隔得門也沒有。但醒來滿後，也是不能夠隨便出外，因為飯後就要幫助父親作工，耶穌也是具有着

以色列人的情性，他是不肯崇拜偶像，他到耶路撒冷去巡迴時，那些教士們都問他說：「要你崇拜某某者時，你怎樣？」耶穌回答說：「我說，我不願。」「然如果這是值得崇拜的呢？」「我還是先回答不願，然後去找我所崇拜的。」

「以後的耶穌，仍然與平常人無異，他變生性的行為，他亦失戀而哀慟；他與用香油來注在他的身上用頭髮來為他拭腳的瑪麗同發生曖昧的關係，致招其後反叛了他的弟子猶大起來質問他，這倒是有我們中國的「子見南子，子路不悅」這樣的聖人之風。耶穌的私生活是這樣，他向外界宣傳的是什麼呢？在此我們可以見着出生於寒微的耶穌，是以解放窮人為其使命的，他主張社會革命，他自稱是勞動者之勞動者，而他所說的哲理，不是奇怪的替天行道的神話，而乃是與近代的唯物論相貫通的。巴比塞對於他的題目，一面是依據歷史的事實，而用科學的態度來處理的。最大的特色是在於他筆下的耶穌已不是神，而完全是一個人，是一個有革命家熱情的青年。耶穌全書共分三十四章，從他的出世述到十字架，每一章分若干小節，每一小節中則為一語或數語的箴言及敘事，這種新穎的優美的形式，想來是為着符合於題材及內容而取的罷！」(據自沈起予君：巴比塞作品考，略有更改)

關於耶穌一書內容簡要的介紹已見如上。我在這裏所以選擇了書中精采的幾章來發表，是遵照了新語林編者的要求。但我的拙劣的翻譯，可能引起讀者諸君一點的興趣否？我不知道。好在以下便是正文：

內在的豐富

(一) 這是瑪麗亞的兒子耶穌的好消息。

(二)從前有一個叫瑪底猶的和一個叫約翰的人，據說他們看見過他并且談論及他，呂克與馬克他們倆，也據說聽見過西門·埃爾談起他，於是也就跟着談論他了。還有許多別的人，無論是口過或沒有見過他的，都談論着他，話總是滔滔不斷的；可是所談的都不十分的正確。

(三)現在，是由他自己來談關於他自己一切的話了。

(四)因為真理只有一個，它把我們歸於大家的。

(五)每天早晨，在屋子的一個小角落裏，我醒了過來。人們是把我放在這地方睡的，因為我是一個孩子。

(六)當我醒來的時候，常常被夢的雲霧所迷亂，於是我自語地說：喂，我是誰呢？

(七)於是，夢的黑色的雲變得光亮了：從剛好開關的小窗之中，人們可以看見廣大的村野。我的眼前呈出了許多的事物，在我所在的旁邊的一個房間裏，在比我所在的較大的房間裏，我看見我的媽媽在刷着窳灰蹲踞在地上，我是瑪麗亞的兒子耶穌呵。

(八)我看見我的母親在別的房间的地上，這是爲着房間沒有門的緣故。在我們的家裏，房間是小得只要我低低地向她說話，她在那邊都可以清晰地聽見的。但是在我沒有完全清醒，在看見那灰色的牆壁的每一塊突起的地方，和那放在窗台上的紅色的笨重的花瓶之前，我是不起身的，而且也不去想到我的放在箱上的衣裳。

(九)我是不能隨着自己的意思到外面去的，現在，一到早晨我便再生了，因為我是跟在我父親的旁邊做木匠的呵。我還沒有吃好，夾着碗碟的響音就有一種聲音在喊我了。我就到父親的身旁工作。在屋子的天井裏，我父親對我說：小心點，一切都依照我。於是，在他做來是簡便，巧妙的；在我就苦難，拙劣了。所以這樣的，是爲着我沒有他那樣的力氣吧。

(十)但他屢屢對我說：到外邊去罷，他對我說是因為我的年紀太小。

(十一)我就走入在我前面的平原和多石的山谷中，又向着叢山而去，我用了巨大一般的步伐。

(十二)山以外的海，墨樣的黑，瀝青似的耀着光輝，太陽漸收去了它的強烈的白光了，使我向它們看了看，這是最偉大的景物。

(十三)我從何處來，我從何處去，並且我是誰呢？我不知道。但是在嚴峻的山谷和森林中，我是最愛那佈置得宛如畫圖般的園子，村與思索的培養；可憐的土地得以整頓過了。

(十四)我也愛那在園子裏的房屋，我是常常地 有房屋的地方去的。

(十五)鄉村中的事情不斷地對我陳述：我們便是這樣的。石子鋪的道路，灰色的田疇，棕櫚樹高高地生長着，

自流泉，它的浸在水中的白石，堆成石堆，四周是：玩耍的孩子們的叫喊聲，和蒙着青頭布的婦人，在陽光裏青的頭布比天空的青雲還青哩，在鮮明的土地上，太陽好像無數隻的手放在巨大的無花菓樹的黑葉上，圓圓的無花菓樹就當作了這個鄉村的頭。有時在一所房屋裏充滿了聲音，在棕櫚樹底下。除去牆壁，一切都搖動着，人說：耶謬愛死了，或者說：莎亞結婚了。但是從遠處看去，那些發生着事故的屋子，却是靜悄悄的哩。

(十六)我滿想回到我們的家裏，我那生活的家裏。

(十七)我們的家庭有多少的享受呵。

(十八)母親在家中不停地勞苦。她是在太息中勞碌着的。在我們的家裏，母親的事務是十分的繁重，因為全家的事務都歸在她一人身上，可是她歡喜這樣，三餐啦，無情的打掃的工作啦，各方面都得要她照顧。

(十九)有一天我母親陰鬱地，指着那馬房對我低聲說：你就是在這裏生下的。

(二十)在這兒，一天的夜裏，地上鋪着草，天空佈滿着繁星。

(廿一)她太息着坐了下來，疲乏的，低下她的頭。

(廿二)她起了縐紋的黑色的頭額包在黑色的頭布下，她的猶太人的臉，她的染滿了灰塵的腳趾。

(廿三)她的血在她的血管裏奔馳。

(廿四)我父親是很老了。他的頭不時的搖擺。他不多說話。他願人是純潔的，消除污穢，因為他說純潔是一個偉大的開始，他老早就做了木匠，他是幾乎自己的手也變成了木頭的木匠了。

(廿五)我歡喜人們之中的窮人。

(廿六)一天，有一個老人從山中來，到別一山中去，借我們家過宿，在他去別處以前，我嘗得他是比我們更偉大的。他帶來了人所不知的人們的秘密，實際上人們是非常地通曉哩，他坐在那兒，我家的門前，這是寺院的地址。

(廿七)他是這樣的怕人，爲着他生得太醜陋了。他的影子是污穢的，他不知道講話。

(廿八)他的靈魂是患了瘋癱病了，他不會講話。

(廿九)他的話只在他的眼睛與他的面孔的縐印裏。

(三十)人都可以從他的支離破碎的聲音中發見他的話的價值。

(卅一)但是在所有的生物前，我要向牲畜躬身致我的敬意。

(卅二)我如此說是有個原因的。

(卅三)我用我的目光注視着他們，在我尚未敢直起我的身度，瞧見孩子與人們的面孔之前。

(卅四)早晨，他們飢餓了，而且須要食品了。

(卅五)他們說了那些顯明的事情，他們是我們的真理兒子，他們是正直的。

(卅六)立在陽光與馬槽之間，我對驢子講話：你算是最可憐的了，灰色的動物，你伸出你的頭，你的嘴臉是這樣的烏黑，你只靠在你的爪上，你除了你腳踵別無所有了。你的皮是用盡了，時而它也在你的背上擺動着。同樣在你的腹部，如像有一隻手在下面。我們是一樣的蒙昧，但我的蒙昧是濃厚的，而你，却是透明的。

(卅七)我們同樣，我們詢問着，但是我們知道較多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詢問。

(卅八)在世間上，我們是富人，你們是貧者，但是我們是窮於我們底富，你是富於你底窮的。

(卅九)那驢子看着我將撫他的頭的手，他是窘住了，因為他是沒有手的，他的性癖是不講話。

(四〇)我所會說過的那個老人，那從山中來的，在他去別之前坐在我家的地上的老人，倘使你們還記得，他有一條當作領路的狗的，因為他的眼睛很難於睜得開的，他的眼睛是損害了。

(四一)一隻身上已經脫落了毛的老的狗，滿蓋着灰土，它除去了這隻破壞的外衣再沒有其他了。他望着那個老人，很和善地看待他，這就算是它唯一的偶像的使者了。

(四二)我很喜愛看着這隻狗，甚於瞧那個老者。因為

我不知道這個人，但是我是看着這隻狗子的。

(四三)在我瞧見他的肋部是受了傷，流着血。我更了解牠了，在倏然之間，我的心也在流着血，我有我的傷疤，當我靠近牠，牠看着我時；對我說呵，你跪了下來罷。

(四四)在牠之前我不做什麼，牠蹲踞在這兒，老得如同石頭，年青如同生命，我不做什麼，可是，我了解了牠，我是做了事的。

(四五)在這裏，在相離得很遠的小屋之前，一隻可憐的小羊點飾着白色的毛。

(四六)並且蝗蟲說：土地把你擲到天空去。

(四七)並且極小的鳥都有牠們的翅膀的。

(四八)牠說：天空是薄薄的。

(四九)牠是一個鈴子。

(五〇)動物在生前是純潔的，如同人在死前是純潔的。

(五一)既然如我所說過，我們的蒙昧，是在夜裏，而對牠們却在白天的。

(五二)幸福喲，簡單的精靈，天神的國度是屬於牠們的。

